三國志

三



后妃傳卷第五　魏書　國志五

易稱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德故二妃嬪嬀虞道克隆任姒配姬周室用熙廢興存亡恒此之由春秋說云天子十二女諸侯九女考之情理不易之典也而末世奢縱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曠感動和氣惟色是崇不本淑懿故風教陵遲而大綱毀泯豈不惜哉嗚呼有國有家者其可以永鑒矣漢制帝祖母曰太皇太后帝母曰皇太后帝妃曰皇后其餘内

官十有四等魏因漢法母后之號皆如舊制自
夫人以下世有增損太祖建國始命王后其下
五等有夫人有昭儀有倢伃有容華有美人文
帝增貴嬪淑媛脩容順成良人明帝增淑妃昭
華脩儀除順成官太和中始復命夫人登其位
於淑妃之上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貴嬪夫
人位次皇后爵無所視淑妃位視相國爵比諸
侯王淑媛位視御史大夫爵比縣公昭儀比縣
侯昭華比鄉侯脩容比亭侯脩儀比關內侯倢
伃視中二千石容華視真二千石美人視比二

千石良人視千石

武宣卞皇后

武宣卞皇后琅邪開陽人文帝母也本倡家魏書曰后以漢延熹三年十二月己巳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日父敬侯怪之以問卜者王旦旦曰此吉祥也年二十太祖於譙納后為妾後隨太祖至洛及董卓為亂太祖微服東出避難袁術傳太祖凶問時太祖左右至洛者皆欲歸后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還家明日若在何面目復相見也正使禍至共死何苦遂從后言太祖聞而善之建安初丁夫人廢遂以后為繼室諸子無母者

太祖皆令后養之魏略曰太祖始有丁夫人又劉夫人生子脩及清河長公主劉早終丁養子脩子脩亡於穰丁常言將我兒殺之都不復念遂哭泣無節太祖忿之遣歸家欲其意折後太祖就見之夫人方織外人傳云公至夫人踞機如故太祖到撫其背曰顧我共載歸乎夫人不顧又不應太祖却行立於戶外復云得無尚可邪遂不應太祖曰眞訣矣遂與絕欲其家嫁之其家不敢初丁夫人既爲嫡加有子脩丁視后母子不足后爲繼室不念舊惡因太祖出行常四時使人饋遺又私迎之延以正坐而已下之迎來送去有如昔日丁謝曰廢放之人夫人何能常爾邪其後丁亡后請太祖殯葬許之乃葬許城南後太祖病困自慮不起歎曰我前後行意於心未曾有所負也假令死而有靈子脩若問我母所在我將何辭以答魏書曰后性約儉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器皆黑漆太祖常得名璫數具命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問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爲貪取其下者爲偽故取其中者文帝爲太子左右長御賀后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歡喜后當傾府藏賞賜后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爲

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爲幸耳亦何爲當重賜遺乎長御還具以語太祖太祖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是最爲難二十四年拜爲王后策曰夫人卞氏撫養諸子有母儀之德今進位王后太子諸侯陪位羣卿上壽減國內死罪一等二十五年太祖崩文帝即王位尊后曰王太后及踐阼尊后曰皇太后稱永壽宮魏書曰后以國用不足減損御食諸金銀器物皆去之東阿王植太后少子最愛之後植犯法爲有司所奏文帝令太后弟子奉車都尉蘭持公卿議白太后太后曰不意此兒所作如是汝還語帝不可以我故壞國法及自見帝不以爲言　臣松之案文帝夢磨錢欲使文滅而更愈明以問周宣宣荅曰此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則太后用意不得如此書所言也　魏書

又曰太后每隨軍征行見高年白首輙住車呼問賜與絹帛對之涕泣曰恨父母不及我時也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務節儉不當望賞賜念自佚也外舍當怪吾遇之太薄吾自有常度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為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錢米恩貸也帝為太后弟秉起第第成太后幸第請諸家外親設下厨無異膳太后左右菜食粟飯無魚肉其儉如此

明帝即位尊太后曰太皇太后黃初中文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永為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著詔下藏之臺閣永為後式至太和四年春明帝乃追謚

太后祖父廣曰開陽恭侯父遠曰敬侯祖母周封陽都君及恭侯夫人皆贈印綬其年五月后崩七月合葬高陵初太后弟秉以功封都鄉侯黃初七年進封開陽侯邑千二百戶爲昭烈將軍魏略曰初太后弟秉當建安時得爲別部司馬后常對太祖怨言太祖答言但得與我作婦弟不爲多邪后又欲太祖給其錢帛太祖又曰但汝盜與不爲足邪故訖太祖世秉官不移財亦不益秉薨子蘭嗣少有才學魏略曰蘭獻賦贊述太子德美太子報曰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賦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由是遂見親敬爲奉車都尉游擊將軍加散騎常侍蘭薨子暉嗣魏略曰明帝時蘭見外有二難而帝留意於宮室常因侍從數切諫帝雖不能

從循納其誠欵後蘭苦酒消渴時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賜蘭蘭不肯飲詔問其意蘭言治病自當以方藥何信於此帝爲變色而蘭終不服後渴稍甚以至於亡故時人見蘭好直言謂帝面折之而蘭自殺其實不然

又分秉爵封蘭弟琳爲列侯官至步兵校尉蘭子隆女爲高貴鄉公皇后隆以后父爲光祿大夫位特進封睢陽鄉侯妻王爲顯陽鄉君追封隆前妻劉爲順陽鄉君后親母故也琳女又爲陳留王皇后時琳已沒封琳妻劉爲廣陽鄉君

文昭甄皇后

文昭甄皇后中山無極人明帝母漢太保甄邯後也世吏二千石父逸上蔡令后三歲失父魏書

曰逸娶常山張氏生三男五女長男豫早終次儼舉孝廉大將軍掾曲梁長次堯舉孝廉長女姜次脫次道次榮次即后后以漢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生每寢寐家中髣髴見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常共怪之逸薨加號慕內外益奇之後相者劉良相后及諸子良指后曰此女貴乃不可言后自少至長不好戲弄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者家人諸姉皆上閣觀之后獨不行諸姉怪問之后荅言此豈女人之所觀邪年九歲喜書視字輒識數用諸兄筆硯兄謂后言汝當習女工用書爲學當作女博士邪后荅言聞古者賢女未有不學前世成敗以爲已誡不知書何由見之

後天下兵亂加以饑饉百姓皆賣金銀珠玉寶物時后家大有儲穀頗以買之后年十餘歲白母曰今世亂而多買寶物匹夫無罪懷璧爲罪又左右皆饑乏不如以穀振給親族鄰里廣爲恩惠也舉家稱善即從后言魏略曰后年十四喪中兄儼悲哀過制事寡嫂謙敬事處其勞拊養

儼子慈愛甚篤后母性嚴待諸婦有常后數諫母兄不幸早終嫂年少守節顧留一子以大義言之待之當如婦愛之宜如女母感后言流涕便令后與嫂共止寢息坐起常相隨恩愛益密

建安中袁紹為中子熙納之熙出為幽州后留養姑及冀州平文帝納后於鄴有寵生明帝及東鄉公主

魏略曰熙出在幽州后留侍姑及鄴城破紹妻及后共坐皇堂上文帝入紹舍見紹妻及后后怖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文帝謂曰劉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文帝就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為迎取　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有婦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之劉答是熙妻顧擥髮髻以巾拭面姿貌絕倫既過劉謂后不憂死矣遂見納有寵魏書曰后寵愈隆而彌自挹損後宮有寵者勸勉之其無寵者慰誨之每因閑宴常勸帝言昔黃帝子孫蕃育蓋由妾媵眾多乃獲斯祚耳所願廣求淑媛以豐繼嗣帝心嘉焉其後帝欲遣任氏后請於帝曰任既鄉黨名族德色妾等不及也如何遣之帝曰任性狷急不婉順前後忿吾非一是以遣之耳后流涕固請曰妾受敬遇之恩眾

人所知必謂任之出是妾之由上懼有見私之譏下受專寵之罪願重留意帝不聽遂出之十六年十月太祖征關中武宣皇后從留孟津帝居守鄴時武宣皇后體小不安后不得定省憂怖晝夜泣涕左右驟以差問告后猶不信曰夫人在家故疾每動輒歷時今疾便差何速也此欲慰我意耳憂愈甚後得武宣皇后還書說疾已平復后乃懽悅十七年正月大軍還鄴后朝武宣皇后望幄座悲喜感動左右武宣皇后見后如此亦泣且謂之曰新婦謂吾前病如昔時困邪吾時小小耳十餘日即差不當視我顏色乎嘆嗟曰此真孝婦也二十一年太祖東征武宣皇后文帝及明帝東鄉公主皆從時后以病留鄴二十二年九月大軍還武宣皇后左右侍御見后顏色豐盈怪問之曰后與二子別久下流之情不可為念而后顏色更盛何也后笑荅之曰諱等自隨夫人我當何憂后之賢明以禮自持如此

延康元年正月文帝即王位六月南征后留鄴黃初元年十月帝踐阼踐阼之後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郭后李陰貴人並愛幸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

怒二年六月遣使賜死葬于鄴魏書曰有司奏建長秋宮帝璽書迎后詣行在所后上表曰妾聞先代之興所以饗國久長垂祚後嗣無不由后妃焉故必審選其人以興內教令踐阼之初誠宜登進賢淑統理六宮妾自省愚陋不任粢盛之事加以寢疾敢守微志璽書三至而后三讓言甚懇切時盛暑帝欲須秋涼乃更迎后會后疾遂篤夏六月丁卯崩于鄴帝哀痛咨嗟策贈皇后璽綬　臣松之以爲春秋之義內大惡諱小惡不書文帝之不立甄氏及加殺害事有明審魏史若以爲大惡邪則宜隱而不言若謂爲小惡邪則不應假爲之辭而崇飾虛文乃至於是異乎所聞於舊史推此而言其稱下甄諸后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陳氏刪落良有以也明帝即位有司奏請追謚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以太牢告祠于陵又別立寢廟魏書載三公奏曰蓋孝敬之道篤乎其親乃四海所以承化天地所以明察是謂生則致其養歿則光其靈誦述以盡其美宣揚以顯其名者也今陛下以聖懿之德紹承洪業至孝烝烝通於神明遭罹殷憂每勞謙讓先帝遷神山陵大禮既備至於先后未有顯謚伏惟先后恭讓著於幽

微至行顯於不言化流邦國德侔二南故能膺神靈嘉祥爲大魏世妃雖夙年登遐萬載之後永播融烈后妃之功莫得而尚也案謚法聖聞周達曰昭德明有功曰昭昭者光明之至盛久而不昧者也宜上尊謚曰文昭皇后是月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始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於萬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祀之尊而克讓允恭固推盛位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禮非所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先妣別立寢廟並奏可之

太和元年三月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戶千追封逸謚曰敬侯適孫像襲爵四月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爲之改容以太牢告廟又嘗夢見后於是差次舅氏親疏高下敘用各有差賞賜累鉅萬以像爲虎賁中郎將是月后母薨帝制緦服臨

喪百僚陪位四年十一月以后舊陵庳下使像
兼太尉持節詣鄴昭告后土十二月改葬朝陽
陵像還遷散騎常侍青龍二年春追謚后兄儼
曰安成鄉穆侯夏吳賊寇揚州以像為伏波將
軍持節監諸將東征還復為射聲校尉三年薨
追贈衛將軍改封魏昌縣謚曰貞侯子暢嗣又
封暢弟溫韡豔皆為列侯四年改逸儼本封皆
曰魏昌侯謚因故封儼世婦劉為東鄉君又追
封逸世婦張為安喜君景初元年夏有司議定
七廟冬又奏曰蓋帝王之興既有受命之君又

有聖妃協于神靈然後克昌厥世以成王業焉
昔高辛氏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帝摯陶
唐商周代興周人上推后稷以配皇天追述王
初本之姜嫄特立宮廟世世享嘗周禮所謂奏
夷則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者也詩人頌之
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言王化之本生民所由
又曰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
詩禮所稱姬宗之盛其美如此大魏期運繼于
有虞然崇弘帝道三世彌隆廟祧之數實與周
同今武宣皇后文德皇后各配無窮之祚至於

文昭皇后膺天靈符誕育明聖功濟生民德盈
宇宙開諸後嗣乃道化之所興也寢廟特祀亦
姜嫄之閟宮也而未著不毀之制懼論功報德
之義萬世或闕焉非所以昭孝示後世也文昭
廟宜世世享祀奏樂與祖廟同永著不毀之典
以播聖善之風於是與七廟議並勒金策藏之
金匱帝思念舅氏不已暢尚幼景初末以暢爲
射聲校尉加散騎常侍又特爲起大第車駕親
自臨之又於其後園爲像母起觀廟名其里曰
渭陽里以追思母氏也嘉平三年正月暢薨追

贈車騎將軍謚曰恭侯子紹嗣太和六年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謚淑爲平原懿公主爲之立廟取后亡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夫人郭氏從弟德爲之後承甄氏姓封德爲平原侯襲公主爵孫盛曰於禮婦人既無封爵之典況於孩末而可建以大邑乎德自異族援繼非類匪功匪親而襲母爵違情背典於此爲甚陳羣雖抗言楊阜引事比並然皆不能極陳先王之禮明封建繼嗣之義忠至之辭猶有闕乎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宰輔之職其可略哉晉諸公贊曰德字彥孫司馬景王輔政以女妻德妻早亡文王復以女繼室即京兆長公主景文二王欲自結於郭后是以頻繁爲婚德雖無才學而恭謹謙順甄溫字仲舒與郭建及德等皆后族以事宜見寵咸熙初封郭建爲臨渭縣公德廣安縣公邑皆千八百户溫本國侯進爲輔國大將軍加侍中領射聲校尉德鎮軍大將軍泰始元年晉受禪加建德溫三人位特進德爲人貞素加以世祖姊夫是以遂貴當世德暮年官更

轉爲宗正遷侍中太康中大司馬齊王攸當之藩德與左衛將軍王濟共諫請時人嘉之世祖以此望德由此出德爲大鴻臚加侍中光祿大夫尋疾薨贈中軍大將軍開府侍中如故謚恭公子喜嗣喜精粹有器美歷中書郎右衛將軍侍中位至輔國大將軍加散騎常侍喜與國姻親而經趙王倫齊王冏事故能不豫際會良由其才短然亦以退靜免之

青龍中文封后從兄子毅及像弟三人皆爲列侯毅數上疏陳時政官至越騎校尉嘉平中復封暢子二人爲列侯后兄儼孫女爲齊王皇后后父已沒封后母爲廣樂鄉君

文德郭皇后

文德郭皇后安平廣宗人也祖世長吏魏書曰父永官至南郡太守謚敬侯母姓董氏即堂陽君生三男二女長男浮高唐令次女昱次即后后弟都弟成后以漢中平元年三

月乙卯生生而有異常后少而父永奇之曰此乃吾女中王也遂以女王爲字早失二親喪亂流離没在銅鞮侯家太祖爲魏公時得入東宫后有智數時時有所獻納文帝定爲嗣后有謀焉太子即王位后爲夫人及踐阼爲貴嬪甄后之死由后之寵也黄初三年將登后位文帝欲立爲后中郎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治天下不唯外輔亦有内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黄英娥降嬀並以賢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禍階末喜紂以炮烙怡悦妲己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取

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宫虔奉宗廟陰教聿脩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内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爲夫人之禮齊桓誓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爲妻今後宫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文帝不從遂立爲皇后魏書曰后上表謝曰妾無皇英釐降之節又非姜任思齊之倫誠不足以假充女君之盛位處中饋之重任后自在東宫及即尊位雖有異寵心愈恭肅供養永壽宫以孝聞是時柴貴人亦有寵后教訓獎導之後宫諸貴人時有過失常彌覆之有譴讓輒爲帝言其本末帝或大有所怒至爲之頓首請罪是以六宫無怨性儉約不好音樂常慕漢明德馬后之爲人后蚤喪兄弟以從兄表

繼永後拜奉車都尉后外親劉斐與他國爲婚
后聞之勅曰諸親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户匹
敵者不得因勢彊與他方人婚也后姊子孟武
還鄉里求小妻后止之遂勅諸家曰今世婦女
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爲妾也宜各自慎
無爲罰首魏書曰后常勅戒表武等曰漢氏椒房之家少能自全者皆由驕奢可不慎乎五年
帝東征后留許昌永始臺時霖雨百餘日城樓
多壞有司奏請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游貞姜
留漸臺江水至使者迎而無符不去卒没今帝
在遠吾幸未有是患而便移止奈何羣臣莫敢

復言六年帝東征吴至廣陵后留譙宫時表留
宿衛欲遏水取魚后曰水當通運漕又少材木
奴客不在目前當復私取官竹木作梁遏今奉
車所不足者豈魚乎明帝即位尊后爲皇太后
稱永安宫太和四年詔封表安陽亭侯又進爵
鄉侯增邑并前五百户遷中壘將軍以表子詳
爲騎都尉其年帝追謚太后父永爲安陽鄉敬
侯母董爲都鄉君遷表昭德將軍加金紫位特
進表第二子訓爲騎都尉及孟武母卒欲厚葬
起祠堂太后止之曰自喪亂以來墳墓無不發

掘皆由厚葬也首陽陵可以爲法青龍三年春后崩于許昌以終制營陵三月庚寅葬首陽陵西魏畧曰明帝既嗣立追痛甄后之薨故太后以憂暴崩甄后臨没以帝屬李夫人及太后崩夫人乃説甄后見譖之禍不獲大斂被髮覆面帝哀恨流涕命殯葬太后皆如甄后故事 漢晉春秋曰初甄后之誅由郭后之寵及殯令被髮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養明帝帝知之心常懷忿數泣問甄后死狀郭后曰先帝自殺何以責問我且汝爲人子可追讎死父爲前母枉殺後母邪明帝怒遂逼殺之勅殯者使如甄后故事 魏書載哀策曰維青龍三年三月壬申皇太后梓宮啓殯將葬于首陽之西陵哀子皇帝叡親奉冊祖載遂親遣奠叩心擗踊號咷仰訴痛靈魂之遷幸悲容車之向路背三光以潛翳就黃壚而安厝嗚呼哀哉昔二女妃虞帝道以彰三母嬪周聖善彌光既多受祉享國延長哀哀慈妣興化閨房龍飛紫極作合聖皇不虞中年暴離災殃愍予小子煢煢摧傷魂雖永逝定省曷望嗚呼哀哉帝進表爵爲觀津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戶遷逸評爲駙馬

都尉四年追改封永爲觀津敬侯世婦董爲堂陽君追封謚后兄浮爲梁里亭戴侯都爲武城亭孝侯成爲新樂亭定侯皆使使者奉策祠以大牢表薨子詳嗣又分表爵封詳弟述爲列侯詳薨子釗嗣

明悼毛皇后

明悼毛皇后河内人也黃初中以選入東宮明帝時爲平原王進御有寵出入與同輿輦及即帝位以爲貴嬪太和元年立爲皇后后父嘉拜騎都尉后弟曾郎中初明帝爲王始納河内虞

氏爲妃帝即位虞氏不得立爲后太皇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也然后職內事君聽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喪祀矣虞氏遂絀還鄴宮進嘉爲奉車都尉曾騎都尉寵賜隆渥頃之封嘉博平鄉侯遷光祿大夫曾駙馬都尉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明帝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動甚蚩騃語輒自謂侯身時人以爲笑孫盛曰古之王者必求令淑以對揚至德恢王化於關雎致淫風於鄭衛及臻三季並亂茲緒義以情弱位由寵昏貴賤無章下陵上替興衰隆廢皆是物也魏自武王暨于烈祖

三后之升起自幽賤本既卑矣何以長世詩云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其此之謂乎 後又加嘉位特進曾遷散騎侍郎青龍三年嘉薨追贈光祿大夫改封安國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户謚曰節侯四年追封后母夏爲野王君帝之幸郭元后也后愛寵日弛景初元年帝游後園召才人以上曲宴極樂元后曰宜延皇后帝弗許乃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帝見后后曰昨日游宴北園樂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賜后死然猶加謚葬愍陵遷曾散騎常侍後徙爲羽林虎賁中郎將原武典農

毛皇后

明元郭皇后

明元郭皇后西平人也世河右大族黃初中本郡反叛遂沒入宮明帝即位甚見愛幸拜為夫人叔父立為騎都尉從父芝為虎賁中郎將帝疾困遂立為皇后齊王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永寧宮追封謚太后父滿為西都定侯以立子建紹其爵封太后母杜為郃陽君芝遷散騎常侍長水校尉（魏略曰諸郭之中芝最壯直先時自以他功封侯）立宣德將軍皆封列侯建兄德出養甄氏德及建俱為鎮護將軍皆封列侯並掌宿衛值三主幼弱宰輔統政

與奪大事皆先咨啓於太后而後施行毌丘儉
鍾會等作亂咸假其命而以爲辭焉景元四年
十二月崩五年二月葬高平陵西晉諸公讚曰建字叔始有器局而強問泰始中疾薨子嘏嗣爲給事中

評曰魏后妃之家雖云富貴未有若衰漢乘非
其據宰割朝政者也鑒往易軌於斯爲美追觀
陳羣之議棧潛之論適足以爲百王之規典垂
憲範乎後葉矣

后妃傳第五　魏書　國志五

董二袁劉傳第六　魏書　國志六

董卓傳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英雄記曰卓父君雅由微官為潁川綸氏尉有三子長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即卓卓弟旻字叔穎）少好俠嘗游羌中盡與諸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而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還殺耕牛與相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贈卓（吳書曰郡召卓為吏使監領盜賊胡嘗出鈔多虜民人涼州刺史成就辟卓為從事使領兵騎討捕大破之斬獲千計并州刺史段熲薦卓公府司徒袁隗辟為掾）漢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卓有才武旅力少比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為軍司馬從中郎將

張奐征并州有功拜郎中賜縑九千匹卓悉以
分與吏士遷廣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戊已
校尉免徵拜并州刺史河東太守英雄記曰卓數討羌胡前後百餘戰
遷中郎將討黃巾軍敗抵罪韓遂等起涼州
復為中郎將西拒遂於望垣硤北為羌胡數萬
人所圍糧食乏絕卓偽欲捕魚堰其還道當所
渡水為池使水渟滿數十里默從堰下過其軍
而決堰比羌胡聞知追逐水已深不得渡時六
軍上隴西五軍敗績卓獨全衆而還屯住扶風
拜前將軍封斄鄉侯徵為并州牧靈帝紀曰中平五年徵卓為少

府務以營吏士屬左將軍皇甫嵩詣行在所卓上言涼州擾亂鯨鯢未滅此臣奮發效命之秋吏士踊躍戀恩念報各遮臣車辭聲懇惻未得即路也輒且行前將軍事盡心慰䘏效力行陣六年以卓為并州牧又勑以吏兵屬皇甫嵩卓復上言臣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樂為國家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州效力邊陲卓再違詔勑會為何進所召

靈帝崩少帝即位大將軍何進與司隸校尉袁紹謀誅諸閹官太后不從進乃召卓使將兵詣京師并密令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乘寵濁亂海內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臣輒鳴鍾鼓如洛陽即討讓等欲以脅迫太后卓未至進敗續漢書曰進字遂高南陽人太后異母兄也進本屠家子父曰真真死後進以妹倚黃門得入掖庭有寵光和三年立為皇后進由是貴幸中平元年黃巾起拜進大將軍　典略載卓表曰臣伏

惟天下所以有逆不止者各由黃門常侍張讓等侮慢天常
操擅王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一書出門便獲千金京畿諸
郡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至使怨氣上蒸妖賊蠭起臣
前奉詔討於扶羅將士饑乏不肯度河皆言欲詣京師先誅
閹豎以除民害從臺閣求乞資直臣隨慰撫以至新安臣聞
揚湯止沸不如滅火去薪潰癰雖痛勝於養肉及溺呼船悔
之無及

中常侍段珪等劫帝走小平津卓遂將其衆迎帝於北芒還宮

張璠漢記曰帝以八月庚午為諸
黃門所劫步出穀門走至河上諸
黃門既投河死時帝年十四陳留王年九歲兄弟獨夜步行
欲還宮闇暝逐螢火而行數里得民家以露車載送辛未公
卿以下與卓共迎帝於北芒阪下　獻帝春秋曰先是童謠
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走北芒卓時適至屯顯陽苑聞
帝當還率衆迎帝　典略曰帝望見卓兵涕泣羣公謂卓曰
有詔卻兵卓曰公諸人為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
播蕩何卻兵之有遂俱入城　獻帝紀曰卓與帝語語不可
了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由起王荅自初至終無所遺失
卓大喜乃有廢立意　英雄記曰河南中部掾閔貢扶帝及
陳留王上至雒舍止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從

維舍南行公卿百官奉迎於北芒阪下故太尉崔烈在前導卓將步騎數千來迎烈呵使避卓罵烈曰晝夜三百里來何云避我不能斷卿頭邪前見帝曰陛下令常侍小黃門作亂乃爾以取禍敗爲負不小邪又趨陳留王曰我董卓也從我抱來乃於貢抱中取王英雄記曰一本云王不就卓抱卓與王併馬而行也時進弟車騎將軍苗爲進衆所殺英雄記云苗太后之同母兄先嫁朱氏之子進部曲將吳匡素怨苗不與進同心又疑其與宦官通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車騎也遂引兵與卓弟旻共攻殺苗於朱爵闕下進苗部曲無所屬皆詣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并其衆故京都兵權唯在卓九州春秋曰卓初入洛陽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不爲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遣兵出四城門明日陳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復入至洛中人不覺謂卓兵不可勝數先是進遣騎都尉太山鮑信所在募兵適至信謂紹曰卓擁彊兵有異志今不早圖將爲

所制及其彻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信遂還鄉里於是以久不雨策免司空劉弘而卓代之俄遷太尉假節鉞虎賁遂廢帝為弘農王尋又殺王及何太后立靈帝少子陳留王是為獻帝

獻帝紀曰卓謀廢帝會羣臣於朝堂議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治今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欲以依伊尹霍光故事立陳留王何如尚書盧植曰案尚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宮昌邑王立二十七日罪過千餘故霍光廢之今上富於春秋行未有失非前事之比也卓怒罷坐欲誅植侍中蔡邕勸之得免九月甲戌卓復大會羣臣曰太后逼迫永樂太后令以憂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天子幼質軟弱不君昔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著在典籍僉以為善今太后宜如太甲皇帝宜如昌邑陳留王仁孝宜即尊皇祚　獻帝起居注載策曰孝靈皇帝不究高宗眉壽之祚早棄臣子皇帝承紹海內側望而帝天姿輕佻威儀不恪在喪慢惰衰如故焉凶德既彰淫穢發

聞損辱神器忝汙宗廟皇太后教無母儀統政荒亂永樂太后暴崩衆論惑焉三綱之道天地之紀而乃有闕罪之大者陳留王協聖德偉茂規矩邈然豐下兌上有堯圖之表居喪哀戚言不及邪岐嶷之性有周成之懿休聲美稱天下所聞宜承洪業爲萬世統可以承宗廟廢皇帝爲弘農王皇太后還政尚書讀冊畢羣臣莫有言尚書丁宫曰天禍漢室喪亂弘多昔祭仲廢忽立突春秋大其權今大臣量宜爲社稷計誠合天人請稱萬歲卓以太后見廢故公卿以下不布服會葬素衣而已

卓遷相國封郿侯贊拜不名劒履上殿又封卓母爲池陽君置家令丞卓旣率精兵來適值帝室大亂得專廢立據有武庫甲兵國家珍寶威震天下卓性殘忍不仁遂以嚴刑脅衆睚眦之隙必報人不自保魏書曰卓所願無極語賓客曰我相貴無上也英雄記曰卓欲震威侍御史擾龍宗詣卓白事不解劒立撾殺之京師震動發何苗棺出其尸枝解節棄於道邊又收苗母

舞陽君殺之棄尸於苑枳落中不復收斂嘗遣軍到陽城時適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斷其男子頭駕其車牛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繫車轅軸連軫而還洛云攻賊大獲稱萬歲入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至於姦亂宮人公主其凶逆如此初卓信任尚書周毖城門校尉伍瓊等用其所舉韓馥劉岱孔伷張資張邈等出宰州郡而馥等至官皆合兵將以討卓卓聞之以為毖瓊等通情賣己皆斬之英雄記曰毖字仲遠武威人瓊字德瑜汝南人　謝承後漢書曰伍孚字德瑜少有大節為郡門下書佐其本邑長有罪太守使孚出教就曹下督郵收之孚不肯受教伏地仰諫

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明府柰何令孚受教勑外收本邑長乎乞更授他吏太守奇而聽之後大將軍何進辟爲東曹屬稍遷侍中河南尹越騎校尉董卓作亂百寮震慄孚著小鎧於朝服裏挾佩刀見卓欲伺便刺殺之語闋辭去卓送至閤中孚因出刀刺之卓多力退卻不中即收孚卓曰卿欲反耶孚大言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亂國篡主罪盈惡大今是吾死日故來誅姦賊耳恨不車裂汝於市朝以謝天下遂殺孚　謝承記孚字及本郡則與瓚同而致死事乃與孚異也不知孚爲瓚之別名爲別有伍孚也蓋未詳之

河内太守王匡遣泰山兵屯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若將於平陰渡者潛遣銳衆從小平北渡繞擊其後大破之津北死者略盡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寧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焚燒洛陽宮室悉發掘陵墓取寶物

華嶠漢書曰卓欲遷都長安召公卿以下大議司徒楊彪

曰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天下之民今海內安穩無故移都恐百姓驚動麋沸蟻聚爲亂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幷吞六國今徙西京設令關東豪彊敢有動者以我彊兵蹴之可使詣滄海彪曰海內動之甚易安之甚難又長安宮室壞敗不可卒復卓曰武帝時居杜陵南山下有成瓦窯數千處引涼州材木東下以作宮室爲功不難卓意不得便作色曰公欲沮我計邪邊章韓約有書來欲令朝廷必徙都若大兵來下我不能復相救公便可與袁氏西行彪曰西方自彪道徑也顧未知天下何如耳議罷卓勑司隸校尉宣播以災異劾奏因策免彪　續漢書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司空荀爽俱詣卓卓言昔高祖都關中十一世後中興更都洛陽從光武至今復十一世案石苞室讖宜復還都長安坐中皆驚愕無敢應者彪曰遷都改制天下大事皆當因民之心隨時之宜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之往者王莽篡逆變亂五常更始赤眉之時焚燒長安殘害百姓民人流亡百無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此其宜也今方建立聖主光隆漢祚而無故捐宮廟棄園陵恐百姓驚愕不解此意必麋沸蟻聚以致擾亂石苞室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作色曰楊公欲沮國家計邪關東方亂所在賊起崤函險固國之重防又隴右取材功夫不難杜陵南山下有孝武故陶處

作塼尾一朝可辦宮室官府蓋何足言百姓小民何足與議若有前卻我以大兵驅之豈得自在百寮皆恐怖失色琬謂卓曰此大事楊公之語得無重思卓罷坐即日令司隸奏彪及琬皆免官大駕即西卓部兵燒洛陽城外面百里又自將兵燒南北宮及宗廟府庫民家城內埽地殄盡又收諸富室以罪惡没入其財物無辜而死者不可勝計　獻帝記曰卓獲山東兵以豬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獲袁紹豫州從事李延煮殺之卓所愛胡恃寵放縱爲司隸校尉趙謙所殺卓大怒曰我愛狗尚不欲令人呵之而況人乎乃召司隸都官撾殺之

卓至西京爲太師號曰尚父乘青蓋金華車爪畫兩轓時人號曰竿摩車

魏書曰言其逼天子也　獻帝記曰卓既爲太師復欲稱尚父以問蔡邕邕曰昔武王受命太公爲師輔佐周室以伐無道是以天下尊之稱爲尚父今公之功德誠爲巍巍宜須關東悉定車駕東還然後議之乃止京師地震卓又問邕邕對曰地動陰盛大臣踰制之所致也公乘青蓋車遠近以爲非宜卓從之更乘金華皂蓋車也

卓弟旻爲左將軍封鄠侯兄子璜爲侍中

中軍校尉典兵宗族內外並列朝廷英雄記曰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孫女名白時尚未笄封為渭陽君於郿城東起壇從廣二丈餘高五六尺使白乘軒金華青蓋車都尉中郎將刺史二千石在郿者各令乘軒簪筆為白導從之壇上使兄子璜為使者授印綬公卿見卓謁拜車下卓不為禮召呼三臺尚書以下自詣卓府啓事山陽公載記曰初卓為前將軍皇甫嵩為左將軍俱征韓遂各不相下後卓徵為少府并州牧兵當屬嵩卓大怒及為太師嵩為御史中丞拜於車下卓問嵩義眞服未乎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為鴻鵠不意今日變為鳳皇耳卓笑曰卿早服今日可不拜也張璠漢紀曰卓抵其手謂皇甫嵩曰義眞怖未乎嵩對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默然遂與嵩和解築郿塢高與長安城埒積穀為三十年儲英雄記曰郿去長安二百六十里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

此足以畢老嘗至郿行塢公卿巳下祖道於橫門外光橫音卓豫施帳幔飲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先斷其舌或斬手足或鑿眼或鑊煑之未死偃轉杯案閒會者皆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故太尉張溫時爲衞尉素不善卓卓心怨之因天有變欲以塞咎使人言溫與袁術交關遂笞殺之傅子曰靈帝時牓門賣官於是太尉段熲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空張溫之徒皆入錢上千萬下五百萬以買三公熲數征伐有大功烈有北州重名溫有傑才陵能偶時皆一時顯士猶以貨取位而況於劉嚻唐珍張顥之黨乎　風俗通曰司隸劉嚻以黨諸常侍致位公輔　續漢書曰唐珍中常侍唐衡弟張顥中常侍張奉弟法令苛酷

愛憎淫刑更相被誣冤死者千數百姓嗷嗷道路以目魏書曰卓使司隸校尉劉囂籍吏民有爲子不孝爲臣不忠爲吏不清爲弟不順有應此者皆身誅財物沒官於是愛憎互起民多冤死悉椎破銅人鍾虡及壞五銖錢更鑄爲小錢大五分無文章肉好無輪郭不磨鑢於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錢貨不行三年四月司徒王允尚書僕射士孫瑞卓將呂布共謀誅卓是時天子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布使同郡騎都尉李肅等將親兵十餘人僞著衛士服守掖門布懷詔書卓至肅等格卓卓驚呼布所在布曰有詔遂殺卓夷三族

主簿田景前趨卓尸布又殺之凡所殺三人餘莫敢動英雄記曰時有謠言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猶不生又作董逃之歌又有道士書布爲呂字以示卓卓不知其爲呂布也卓當入會陳列步騎自營至宮朝服導引行其中馬躓不前卓心怪欲止布勸使行乃東甲而入卓既死當時日月清淨微風不起旻瓊等及宗族老弱悉在郿皆還爲其羣下所斫射卓母年九十走至塢門曰乞脫我死即斬首袁氏門生故吏改殯諸袁死於郿者斂聚董氏尸於其側而焚之暴卓尸於市卓素肥膏流浸地草爲之丹守尸吏瞑以爲大炷致卓臍中以爲燈光明達旦如是積日後卓故部曲收所燒者灰并以一棺棺之葬於郿卓塢中金有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珠玉錦綺奇玩雜物皆山崇阜積不可知數長安士庶咸相慶賀諸阿附卓者皆下獄死謝承漢書曰蔡邕在王允坐聞卓死有歎惜之音允責邕曰卓國之大賊殺主殘臣天地所不祐人神所同疾君爲王臣世受漢恩國主危難曾不倒戈卓受天誅而更嗟痛乎便使收付廷尉邕謝允曰雖以不忠猶識大義古今安危耳所厭聞口所常玩豈當背國而向卓也任督之詞謬出患入願

黥首爲刑以繼漢史公卿惜邕才咸共諫允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後令吾徒並受謗議遂殺邕臣松之以爲蔡邕雖爲卓所親任情必不黨寧不知卓之姦凶爲天下所毒聞其死亡理無歎惜縱復令然不應反言於王允之坐斯殆謝承之妄記也史遷紀傳博有奇功於世而云王允謂孝武應早殺遷此非識者之言但遷爲不隱孝武之失直書其事耳何謗之有乎王允之忠正可謂內省不疚者矣既無懼於謗且欲殺邕當論邕應死與不豈可慮其謗已而枉戮善人哉此皆誣罔不通之甚者 張璠漢紀曰初蔡邕以言事見徙名聞天下義動志士及還內寵惡之邕恐乃亡命海濱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年卓爲太尉辟爲掾以高第爲侍御史治書三日中遂至尚書後遷巴東太守卓上留拜侍中至長安爲左中郎將卓重其才厚遇之每有朝廷事常令邕具草及允將殺邕時名士多爲之言允悔欲止而邕已死

初卓女壻中郎將牛輔典兵別屯陝分遣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略陳留潁川諸縣卓死呂布使李肅至陝欲以詔命

誅輔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肅魏書曰輔恇怯失守不能自安常把辟兵符以鈇鑕致其旁欲以自彊見客先使相者相之知有反氣與不又筮知吉凶然後乃見之中郎將董越來就輔輔使筮之得兌下離上筮者曰火勝金外謀內之卦也即時殺越獻帝紀云筮人常為越所鞭故因此以報之其後輔營兵有夜叛出者營中驚輔以為皆叛乃取金寶獨與素所厚友胡赤兒等五六人相隨踰城北渡河赤兒等利其金寶斬首送長安比傕等還輔已敗眾無所依欲各散歸既無赦書而聞長安中欲盡誅涼州人憂恐不知所為用賈詡策遂將其眾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長安眾十餘萬九州春秋曰傕等在陝皆恐怖急擁兵自守胡文才楊整脩皆涼州大人而司徒王

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傕之叛允乃呼文才整脩使東解釋之不假借以温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爲邪御往呼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

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王方等合圍長安城十日城陷與布戰城中布敗走傕等放兵略長安老少殺之悉盡死者狼藉誅殺卓者尸王允於市

張璠漢紀曰布兵敗住馬青瑣門外謂允曰公可以去允曰安國家吾之上願也若不獲則奉身以死朝廷幼主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爲也努力謝關東諸公以國家爲念傕汜入長安城屯南宮掖門殺太僕魯馗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吏民死者不可勝數司徒王允扶天子上宣平城門避兵傕等於城門下拜伏地叩頭帝謂傕等曰卿無作威福而乃放兵縱橫欲何爲乎傕等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爲呂布所殺臣等爲卓報讎弗敢爲逆也請事竟詣廷尉受罪允窮逼出見傕傕誅允及妻子宗族十餘人長安城中男女大小莫不流涕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少有大節郭泰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之才也泰雖先達遂與定交三公並辟歷豫州刺史

辟荀爽孔融爲從事遷河南尹尚書令及爲司徒其所以扶持王室甚得大臣之節自天子以下皆倚賴焉卓亦推信之委以朝廷　華嶠曰夫士以正立以謀濟以義成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分其權伺其間而斃其罪當此之時天下之難解矣本之皆主於忠義也故推卓不爲失正分權不爲不義伺間不爲狙詐是以謀濟義成而歸於正也

葬卓於郿大風暴雨震卓墓水流入藏漂其棺槨傕爲車騎將軍池陽侯領司隸校尉假節汜爲後將軍美陽侯稠爲右將軍萬年侯傕汜稠擅朝政英雄記曰傕北地人汜張掖人一名多濟爲驃騎將軍平陽侯屯弘農是歲韓遂馬騰等降率衆詣長安以遂爲鎮西將軍遣還涼州騰征西將軍屯郿侍中馬宇與諫議大夫种邵左中郎將劉範等謀欲使騰

襲長安已爲内應以誅傕等騰引兵至長平觀宇等謀泄出奔槐里稠擊騰騰敗走還涼州又攻槐里宇等皆死時三輔民尚數十萬户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饑困二年間相啖食略盡獻帝記曰是時新遷都宮人多亡衣服帝欲發御府繒以與之李傕弗欲曰宮中有衣胡爲復作邪詔賣廄馬百餘匹御府大司農出雜繒二萬匹與所賣廄馬直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傕曰我邸閣儲偫少乃悉載置其營賈詡曰此上意不可拒傕不從之諸將爭權遂殺稠并其衆九州春秋曰馬騰韓遂之敗樊稠追至陳倉遂語稠曰天地反覆未可知也本所爭者非私怨王家事耳與足下州里人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相與善語以別邂逅萬一不如意後可復相見乎俱卻騎前接馬交臂相加共語良久而別傕兄子利隨稠利還告傕韓樊交馬語不知所道意愛甚密傕以是疑稠與韓遂私和而有異意稠欲將兵東出關從傕索益兵因

請稠會議便於坐殺稠

汜與傕轉相疑戰鬬長安中

典略曰傕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懼傕與汜婢妾而奪己愛思有以離間之會傕送饋妻乃以豉爲藥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栖不二雄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傕復請汜大醉汜疑傕藥之絞糞汁飲之乃解於是遂生嫌隙而治兵相攻

傕質天子於營燒宮殿城門略官寺盡收乘輿服御物置其家

獻帝起居注曰初汜謀迎天子幸其營夜有亡告傕者傕使兄子暹將數千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楊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舉事當合天下心諸君作此非是也暹曰將軍計定矣於是天子一乘貴人伏氏一乘賈詡左靈一乘其餘皆步從是日傕復移乘輿幸北塢使校尉監塢門內外隔絕諸侍臣皆有饑色時盛暑熱人盡寒心帝求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傕曰朝餔上飯何用米爲乃與腐牛骨皆臭不可食帝大怒欲詰責之侍中楊琦上封事曰傕邊鄙之人習於夷風今又自知所犯悖逆常有怏怏之色欲輔車駕幸黃白城以紓其憤臣願陛下忍之未可顯其罪也帝納之初傕屯黃白城故謀欲徙之傕以司徒趙溫不與己同

乃內温塢中温聞傕欲移乗輿與傕書曰公前託爲董公報讎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户釋也今爭睚眥之隙以成千鈞之讎民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寤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詔命不行恩澤日損而復欲輔乗輿於黄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過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引兵還屯上安萬乗下全生民豈不幸甚傕大怒欲遣人害温其從弟應温故掾也諫之數日乃止帝聞温與傕書問侍中常洽曰傕弗知臧否温言太切可爲寒心對曰李應已解之矣帝乃悦之**傕使公卿詣汜請和汜皆執之**華嶠漢書曰汜饗公卿議欲攻傕楊彪曰羣臣共鬬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乎汜怒欲手刃之中郎將楊密及左右多諫汜乃歸之**相攻擊連月死者萬數**獻帝起居注曰傕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謳擊鼓下神祠祭六丁符劾厭勝之具無所不爲又於朝廷省門外爲董卓作神坐數以牛羊祠之訖過省閤問起居求入見傕帶三刀手復與鞭合持一刃侍中侍郎見傕帶仗皆惶恐亦帶劒持刃先入在帝側傕對帝或言明陛下或言明帝爲帝説郭汜無狀帝亦隨其意荅應之傕喜出言明 陛下眞賢聖主意遂

自信自謂良得天子歡心也雖然猶不欲令近臣帶劒在帝邊謂人言此曹子將欲圖我邪而皆持刀也侍中李禎傕州里素與傕通語傕所以持刀者軍中不可不爾此國家故事傕意乃解天子以謁者僕射皇甫酈涼州舊姓有專對之才遣令和傕汜酈先詣汜汜受詔命詣傕傕不肯曰我有呂布之功輔政四年三輔清靜天下所知也郭多盜馬虜耳何敢乃欲與吾等邪必欲誅之君爲涼州人觀吾方略士衆足辦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爲如是而君苟欲利郭多李傕有膽自知之酈荅曰昔有窮后羿恃其善射不思患難以至於斃近董公之彊明將軍目所見內有王公以爲內主外有董旻承璜以爲鯁毒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頭縣竿端此有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爲上將把鉞杖節子孫握權宗族荷寵國家好爵而皆據之今郭多劫質公卿將軍脅至尊誰爲輕重邪張濟與郭多楊定有謀又爲冠帶所附楊奉白波帥耳猶知將軍所爲非是將軍雖拜寵之猶不肯盡力也傕不納酈言而呵之令出酈出詣省門白傕不肯從詔辭語不順侍中胡邈爲傕所幸呼傳詔者令飾其辭又謂酈曰李將軍於卿不薄又皇甫公爲太尉李將軍力也酈荅曰胡敬才卿爲國家常伯輔弼之臣也語言如此寧可用邪邈曰念卿失李將軍意恐不易耳我與卿何事者酈言我累世受恩身

又常在帷幄君辱臣死當坐國家爲李傕所殺則天命也天子聞酈答語切恐傕聞之便勑遣酈酈裁出營門傕遣虎賁王昌呼之昌知酈忠直縱令去還答傕言追之不及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固持節拜傕爲大司馬在三公之右傕自以爲得鬼神之力乃厚賜諸巫傕將楊奉與傕軍吏宋果等謀殺傕事泄遂將兵叛傕傕衆叛稍衰弱張濟自陝和解之天子乃得出至新豐霸陵閒獻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宣平門當度橋汜兵數百人遮橋問是天子邪車不得前傕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左右侍中劉艾大呼云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言諸兵汝不郤何敢迫近至尊邪汜等兵乃郤既度橋士衆咸呼萬歲郭汜復欲脅天子還郿天子奔奉營奉擊汜破之汜走南山奉及將軍董承以天子還洛陽傕汜悔遣天子復相與和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奉

急招河東故白波帥韓暹胡才李樂等合與傕
汜大戰奉兵敗傕等縱兵殺公卿百官略宮人
入弘農獻帝記曰時尚書令士孫瑞爲亂兵所害三輔決
錄注曰瑞字君榮扶風人世爲學門瑞少傳家業
博達無所不通仕歷顯位卓旣誅遷大司農爲三老每三公缺
瑞常在選中太尉馬日磾皇甫嵩司徒淳于嘉趙溫司空楊彪
張喜等爲公皆辭拜讓瑞天子都許追論瑞功封子萌澹津
亭侯萌字文始亦有才學與王粲善臨當就國粲作詩以贈
萌萌有答在粲集中天子走陝北渡河失輜重步行唯皇后
貴人從至大陽止人家屋中獻帝記曰初議者欲令
天子浮河東下太尉楊
彪曰臣弘農人從此已東有三十六難非萬乘所當從也劉
艾曰臣前爲陝令知其危險有師猶有傾覆況今無師太尉
謀是也乃止及當北渡使李樂具船天子步行趨河岸岸高
不得下董承等謀欲以馬羈相續以繫帝腰時中宮僕伏德
扶中宮一手持十匹絹乃取德絹連續爲輦行軍校尉尚弘
多力令弘居前負帝乃得下登船其餘不得渡者甚衆復遣

船收諸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以刃櫟斷其指舟中之指可掬奉暹等遂以天子都安邑御乘牛車太尉楊彪太僕韓融近臣從者十餘人以暹爲征東才爲征西樂征北將軍並與奉承持政遣融至弘農與傕汜等連和還所略宮人公卿百官及乘輿車馬數乘是時蝗蟲起歲旱無穀從官食棗菜魏書曰乘輿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爲笑諸將專權或擅笞殺尚書司隸校尉出入民兵抵擲之諸將或遣婢詣省閤或自齎酒啖過天子飲侍中不通喧呼罵詈遂不能止又競表拜諸營壁民爲部曲求其禮遺醫師走卒皆爲校尉御史刻印不供乃以錐畫示有文字或不時得也諸將不能相率上下亂糧食盡奉暹承乃以天子還洛陽出箕關下軹道張楊

以食迎道路拜大司馬語在楊傳天子入洛陽宮室燒盡街陌荒蕪百官披荊棘依丘牆閒州郡各擁兵自為莫有至者饑窮稍甚尚書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饑死牆壁閒太祖乃迎天子都許暹奉不能奉王法各出奔寇徐揚閒為劉備所殺英雄記曰備誘奉與相見因於坐上執之暹失奉勢孤時欲走還并州為杼秋屯帥張宣所邀殺董承從太祖歲餘誅建安二年遣謁者僕射裴茂率關西諸將誅傕夷三族典略曰傕頭至有詔高縣汜為其將五習所襲死於郿濟饑餓至南陽寇略為穰人所殺從子繡攝其衆才樂留河東才為怨家所

殺樂病死遂騰自還涼州更相寇後後騰入為衛尉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超與關中諸將及遂等反太祖征破之語在武紀遂奔金城為其將所殺超據漢陽騰坐夷三族趙衢等舉義兵討超超走漢中從張魯後奔劉備死於蜀

袁紹傳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也高祖父安為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華嶠漢書曰安字邵公好學有威重明帝時為楚郡太守治楚王獄所申理者四百餘家皆蒙全濟安遂為名臣章帝時至司徒生蜀郡太守京京弟敞為司空京子湯太尉湯四子長子平平弟成左中郎將並早卒成弟逢逢弟隗皆為公魏書曰

自安以下皆博愛容衆無所揀擇賓客入其門無賢愚皆得所欲爲天下所歸紹即逢之庶子術異母兄也出後成爲子英雄記曰成字文開壯健有部分貴戚權豪自大將軍梁冀以下皆與結好言無不從故京師爲作諺曰事不諧問文開

紹有姿皃威容能折節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與交焉以大將軍掾爲侍御史英雄記曰紹生而父死二公愛之幼使爲郎弱冠除濮陽長有清名遭母喪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廬六年禮畢隱居洛陽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爲奔走之友不應辟命中常侍趙忠謂諸黃門曰袁本初坐作聲價不應呼召而養死士不知此兒欲何所爲乎紹叔父隗聞之責數紹曰汝且破我家紹於是乃起應大將軍之命　臣松之案魏書云紹逢之庶子出後伯父成如此記所言則似實成所生夫人追服所生禮無其文況於所後而可以行之二書未詳孰是

稍遷中軍校尉至司隸靈帝崩太后兄大將軍何進與紹謀誅諸閹官續漢書曰紹使客張津說

進曰黃門常侍秉權日久又永樂太后與諸常侍專通財利將軍宜整頓天下爲海內除患進以爲然遂與紹結謀太后不從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常侍黃門聞之皆詣進謝唯所錯置時紹勸進便可於此決之至于再三而進不許令紹使洛陽方略武吏檢司諸宦者又令紹弟虎賁中郎將術選溫厚虎賁二百人當入禁中代持兵黃門陛守門戶中常侍段珪等矯太后命召進入議遂殺之宮中亂九州春秋曰初紹說進曰黃門常侍累世太盛威服海內前竇武欲誅之而反爲所害但坐言語漏泄以五營士爲兵故耳五營士生長京師服畏中人而竇氏反用其鋒遂果叛走歸黃門是以自取破滅今將軍以元舅之尊二府並領勁兵其部曲將吏皆英雄名士樂盡死力事在掌握天贊其時也今爲天下誅除貪穢功勳顯著垂名後世雖周之申伯

何足道哉今大行在前殿將軍以詔書領兵衛守可勿入宮進納其言後更狐疑紹懼進之改變脅進曰今交構已成形勢已露將軍何爲不早決之事留變生後機禍至進不從遂敗術將虎賁燒南宮嘉德殿青瑣門欲以迫出珪等珪等不出劫帝及帝弟陳留王走小平津紹既斬宦者所署司隷校尉許相遂勒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鬚而誤死者至自發露形體而後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猶見及其濫如此死者二千餘人急追珪等珪等悉赴河死帝得還宮董卓呼紹議欲廢帝立陳留王是時紹叔父隗爲太傅紹偽許之曰此大事出當與太傅議卓曰劉

氏種不足復遺紹不應橫刀長揖而去獻帝春秋曰卓欲廢帝謂紹曰皇帝沖闇非萬乘之主陳留王猶勝今欲立之人有小智大或癡亦知復何如爲當且爾卿不見靈帝乎念此令人憤毒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來久今帝雖幼沖未有不善宣聞天下公欲廢適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謂紹曰豎子天下事豈不決我我今爲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爲不利乎紹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公引佩刀橫揖而出　臣松之以爲紹于時與卓未搆嫌隙故卓與之諮謀若但以言議不同便罵爲豎子而有推刃之心及紹復荅屈彊爲甚卓又安能容忍而不加害乎且如紹此言進非亮正退違詭遜而顯其競爽之旨以觸哮闞之鋒有志功業者理豈然哉此語妄之甚矣紹既出遂亡奔冀州侍中周毖城門校尉伍瓊議郎何顒等皆名士也卓信之而陰爲紹乃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紹不達大體恐懼故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購之急

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則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拜紹勃海太守封邟鄉侯紹遂以勃海起兵將以誅卓語在武紀紹自號車騎將軍主盟與兾州牧韓馥立幽州牧劉虞爲帝遣使奉章詣虞虞不敢受後馥軍安平爲公孫瓚所敗瓚遂引兵入兾州以討卓爲名內欲襲馥馥懷不自安英雄記曰逢紀說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荅云兾州兵彊吾士饑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可與公孫瓚相聞導使來南擊取兾州公孫必至而

馥懼矣因使以說利害爲陳禍福馥必遜讓於此之際可據其位紹從其言而瓚果來會卓西入關紹還軍延津因馥惶遽使陳留高幹潁川荀諶等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向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此其意不可知竊爲將軍危之馥曰爲之柰何諶曰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爲將軍下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若兩雄并力兵交於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同盟也當今爲將軍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袁氏得冀州則瓚不能與之爭必厚德將軍冀州入於親交是將軍

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願將軍勿疑馥素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諫馥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柰何乃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從事趙浮程奐請以兵拒之馥又不聽乃讓紹

九州春秋曰馥遣都督從事趙浮程奐將彊弩萬張屯河陽浮等聞馥欲以冀州與紹自孟津馳東下時紹尚在朝歌清水口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張揚於扶羅新附未肯爲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

土崩瓦解明將軍但當開閤高枕何憂何懼馥不從乃避位出居趙忠故舍遣子齎冀州印綬於黎陽與紹紹遂領冀州牧從事沮授（沮音葅）說紹曰將軍弱冠登朝則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則忠義奮發單騎出奔則董卓懷怖濟河而北則勃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雖黃巾猾亂黑山跋扈舉軍東向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衆北首則公孫必喪震脅戎狄則匈奴必從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西京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以討未復以此爭鋒誰能敵

之比及數年此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即表授為監軍奮威將軍獻帝傳曰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權略仕州別駕舉茂才歷二縣令又為韓馥別駕表拜騎都尉袁紹得冀州又辟焉英雄記曰是時年號初平紹字本初自以為年與字合必能克平禍亂卓遣執金吾胡毋班將作大匠吳脩齎詔書喻紹紹使河内太守王匡殺之漢末名士錄曰班字季皮太山人少與山陽度尚東平張邈等八人並輕財赴義振濟人士世謂之八廚 謝承後漢書曰班王匡之妹夫董卓使班奉詔到河内解釋義兵匡受袁紹言曰收班繫獄欲殺之以徇軍班與匡書云自古已來未有下土諸侯舉兵向京師者劉向傳曰擲鼠忌器器猶忌之況卓今處宮闕之内以天子為藩屏幼主在宮如何可討僕與太傅馬公太僕趙岐少府陰脩俱受詔命關東諸郡雖實嫉卓猶以銜奉王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獨囚僕於獄欲以釁鼓此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有何親戚義豈同惡而足下張虎狼之口吐長蛇之毒恚卓遷怒何甚酷哉死人之所難然恥為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

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機今日著矣是以爲一體今爲血讎亡人子二人則君之甥身没之後愼勿令臨僕尸骸也匡得書抱班二子而泣班遂死於獄班嘗見太山府君及河伯事在搜神記語多不載

卓聞紹得關東乃悉誅紹宗族太傅隗等當是時豪俠多附紹皆思爲之報州郡鋒起莫不假其名馥懷懼從紹索去往依張邈英雄記曰紹以河内朱漢爲都官從事漢先時爲馥所不禮内懷怨恨且欲徼迎紹意擅發城郭兵圍守馥第拔刃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搥折兩脚紹亦立收漢殺之馥猶憂怖故報紹索去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與邈耳語馥在坐上謂見圖構無何起至溷自殺英雄記曰公孫瓚擊青州黄巾賊大破之還屯廣宗改易守令冀州長吏無不望風響應開門受之紹自往征瓚合戰於界橋南二十里瓚步兵三萬餘人爲方陣騎爲兩翼左右各五千餘匹白馬義從爲中堅亦分作兩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鎧甲光照天地紹令麴義以

八百兵爲先登彊弩千張夾承之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陣於後義久在涼州曉習羌鬬兵皆驍銳瓚見其兵少便放騎欲陵蹈之義兵皆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乃同時俱起揚塵大叫直前衝突彊弩雷發所中必倒臨陣斬瓚所署冀州刺史嚴綱甲首千餘級瓚軍敗績步騎奔走不復還營義追至界橋瓚殿兵還戰橋上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營中餘衆皆復散走紹在後未到橋十數里下馬發鞍見瓚已破不爲設備惟帳下彊弩數十張大戟士百餘人自隨瓚部迸騎二千餘匹卒至便圍紹數重弓矢雨下別駕從事田豐扶紹欲卻入空垣紹以兜鍪撲地曰大丈夫當前鬬死而入牆間豈可得活乎彊弩乃亂發多所殺傷瓚騎不知是紹亦稍引卻會麴義來迎乃散去瓚每與虜戰常乘白馬追不虛發數獲戎捷虜相告云當避白馬因虜所忌簡其白馬數千匹選騎射之士號爲白馬義從一曰胡夷健者常乘白馬瓚有健騎數千多乘白馬故以號焉紹既破瓚引兵南到薄洛津方與賓客諸將共會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共覆鄴城遂殺太守栗成賊十餘部衆數萬人聚會鄴中坐上諸客有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啼泣紹容皃不變自若也賊陶升者故內黃小吏也有善心獨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守州門不內他賊以車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衞送到

斥丘乃還紹到遂屯斥丘以陶升爲建義中郎將乃引軍入朝歌鹿塲山蒼巖谷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長安所署冀州牧壺壽遂尋山北行薄擊諸賊左髭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氐根等皆屠其屯壁奔走得脫斬首數萬級紹復還屯鄴初平四年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岐別詣河北紹出迎於百里上拜奉帝命岐住紹營移書告瓚瓚遣使具與紹書曰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之寛親俱陛見同輿共出時人以爲榮自省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此福此誠將軍之眷而瓚之幸此獮義後恃功而驕恣紹乃殺之

初天子之立非紹意及在河東紹遣潁川郭圖使焉圖還說紹迎天子都鄴紹不從獻帝傳云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輔弼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毀壞觀諸州郡外託義兵內圖相滅未有存主䘏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駕安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悅將從之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今英雄據有州郡衆動萬計所謂

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動輙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至義也又於時宜大計也若不早圖必有先人者也夫權不失機功在速捷將軍其圖之紹弗能用案此書稱郭圖之計則與本傳違也

會太祖迎天子都許收河南地關中皆附紹悔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鄄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天子以紹爲太尉轉爲大將軍封鄴侯獻帝春秋曰紹恥班在太祖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我輒救存之今乃背恩挾天子以令我乎太祖聞而以大將軍讓於紹

紹讓侯不受頃之擊破瓚於易京幷其衆典略曰自此紹貢御希慢私使主簿耿苞密白曰赤德衰盡袁爲黃胤宜順天意紹以苞密白事示軍府將吏議者咸以苞爲妖妄宜誅紹乃殺苞以自解　九州春秋曰紹延徵北海鄭玄而不禮趙融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之望也夫有爲之君不敢失萬民之歡心況於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難乎以有爲也　英雄記載太祖作董卓歌辭云德行不虧缺

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於園桑如此之文則玄無病而卒餘書不見故載錄之**出長子譚為青州沮授諫紹必為禍始紹不聽曰孤欲令諸兒各據一州也**九州春秋載授諫辭曰世稱一兔走衢萬人逐之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敗之戒下思逐兔分定之義紹曰孤欲令四兒各據一州以觀其能授出曰禍其始此乎譚始至青州為都督未為刺史後太祖拜為刺史其土自河而西蓋不過平原而已遂北排田楷東攻孔融曜兵海隅是時百姓無主欣戴之矣然信用羣小好受近言肆志奢淫不知稼穡之艱難華彥孔順皆姦佞小人也信以為腹心王脩等備官而已然能接待賓客慕名敬士使婦弟領兵在內至令草竊市井而外虜略田野別使兩將募兵下縣有賂者見免無者見取貧弱者多乃至於竄伏丘野之中放兵捕索如獵鳥獸邑有萬戶者著籍不盈數百收賦納稅參分不入一招命賢士不就不彊棄軍期安居族黨亦不能罪也**又以中子熙為幽州甥高幹為并州衆數十萬以審配逢**

紀統軍事田豐荀諶許攸為謀主顏良文醜為將率簡精卒十萬騎萬匹將攻許世語曰紹步卒五萬騎八千孫盛許曰案魏武謂崔琰曰昨案貴州户籍可得三十萬衆由此推之但冀州勝兵已如此況兼幽并及青州乎紹之大舉必悉師而起十萬近之矣　獻帝傳曰紹將南師沮授田豐諫曰師出歷年百姓疲弊倉庾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氏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治器械分遣精騎鈔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審配郭圖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跨河朔之彊衆以伐曹氏譬若覆手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彊謂之驕兵兵義無敵驕者先滅曹氏迎天子安宮許都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彊弱曹氏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兵竊為公懼之圖等曰武王伐紂不曰不義況兵加曹氏而云無名且公師武臣竭力將士憤怒人思自騁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慮之失也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亡也監軍之

計計在持牢而非見時知機之變也紹從之圖等因是譖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不同者昌主與臣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且御衆於外不宜知內紹疑焉乃分監軍爲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遂合而南先是太祖遣劉備詣徐州拒袁術術死備殺刺史車胄引軍屯沛紹遣騎佐之太祖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建安五年太祖自東征備田豐說紹襲太祖後紹辭以子疾不許豐舉杖擊地曰夫遭難遇之機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惜哉太祖至擊破備備奔紹魏氏春秋載紹檄州郡文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己終有望夷之禍汙辱至今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威奮怒誅夷逆亂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

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贓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令德僄狡鋒俠好亂樂禍幕府昔統鷹揚掃夷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劒揮鼓發命東夏方收羅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咨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衂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脩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兖州刺史被以虎文授以偏師奬蹴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而操遂乘資跋扈肆行酷裂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逸天下知名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被梟縣之戮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震布衆破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兖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後會鑾駕東反羣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脅遷省禁卑侮王宮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蒙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寮鉗口尚書記朝

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三司享國極位操因睚眥被以非罪榜楚并兼五毒具至觸情放慝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權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而操率將校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寶至今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又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殄國虐民毒流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繒繳充蹊坑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苞禍謀乃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除滅中正專為梟雄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彊禦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以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屯據敖倉阻河為固乃欲以螳蜋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材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而沃熛炭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

漢道陵遲綱弛紀絶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倍衛內以拘執懼其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此陳琳之辭紹進軍黎陽遣顏良攻劉延於白馬沮授又諫紹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太祖救延與良戰破斬良獻帝傳曰紹臨發沮授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夫勢在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公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兖州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為資我雖克公孫衆實疲弊而將驕主忕軍之破敗在此舉也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為嬴弱姬今之謂也紹渡河壁延津南使劉備文醜挑戰太祖擊破之斬醜再戰禽紹大將紹軍大震獻帝傳曰紹將濟河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衆弗可還紹弗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反乎遂以疾辭紹恨之乃省其所部兵屬郭圖太祖還官渡沮

授又曰北兵數衆而果勁不及南南穀虛少而貨財不及北南利在於急戰北利在於緩搏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逼官渡合戰太祖軍不利復壁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衆大懼太祖乃爲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衆號曰霹靂車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言旝動而鼓說曰旝發石也於是造發石車紹爲地道欲襲太祖營太祖輒於內爲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擊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太祖與紹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應紹軍食乏會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

運車沮授說紹可遣將蔣奇別爲支軍於表以斷曹公之鈔紹復不從瓊宿烏巢去紹軍四十里太祖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候夜潛往攻瓊紹遣騎救之敗走破瓊等悉斬之太祖還未至營紹將高覽張郃等率其衆降紹衆大潰紹與譚單騎退渡河餘衆僞降盡坑之張璠漢記云殺紹卒凡八萬人沮授不及紹渡爲人所執詣太祖獻帝傳云授大呼曰授不降也爲軍所執耳太祖與之有舊逆謂授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絶不圖今日乃相禽也授對曰冀州失策以取奔北授智力俱困宜其見禽耳太祖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當相與圖之授曰叔父母弟縣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爲福太祖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太祖厚待之後謀還袁氏見

殺初紹之南也田豐說紹曰曹公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内脩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懇諫紹怒甚以爲沮衆械繫之紹軍既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紹還謂左右曰

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先賢行狀曰豐字元皓鉅鹿人或云勃海人豐天姿瓌傑權略多奇少喪親居喪盡哀日月雖過笑不至焉博覽多識名重州黨初辟太尉府舉茂才遷侍御史閹宦擅朝英賢被害豐乃棄官歸家袁紹起義卑辭厚幣以招致豐豐以王室多難志存匡救乃應紹命以爲別駕勸紹迎天子紹不納紹後用豐謀以平公孫瓚逢紀憚豐亮直數讒之於紹紹遂忌豐紹軍之敗也土崩奔北師徒略盡軍皆拊膺而泣曰向令田豐在此不至於是也紹謂逢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唯田別駕前諫止吾與衆不同吾亦慙見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祖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曰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尚未可知也　孫盛曰觀田豐沮授之謀雖良平何以過之故君貴審才臣尚量主君用忠良則霸王之業隆臣奉闇后則覆亡之禍至存亡榮辱常必由茲豐知紹將敗敗則己必死甘冒虎口以盡忠規烈士之於所事慮不存己夫諸侯之臣義有去就況豐與紹非純臣乎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言去亂邦就有道可也

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內多忌害

皆此類也冀州城邑多叛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憂死紹愛少子尚皃美欲以爲後而未顯典論曰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妻劉氏愛尚數稱其才紹亦奇其皃欲以爲後未顯而紹死劉氏性酷妬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劉盡殺之以爲死者有知當復見紹於地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尚又爲盡殺死者之家審配逢紀與辛評郭圖爭權配紀與尚比評圖與譚比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爲己害緣紹素意乃奉尚代紹位譚至不得立自號車騎將軍由是譚尚有隙太祖北征譚尚譚軍黎陽尚少與譚兵而使逢紀從譚譚求益兵配等議不與譚怒殺紀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出奔與許攸

及紀俱詣冀州紹以紀聽進有計策甚親信之與共舉事後審配任用與紀不睦或有讒配於紹紹問紀紀稱配天性烈直古人之節不宜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荅曰先日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善之卒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爲親善

太祖渡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欲分兵益譚恐譚遂奪其衆乃使審配守鄴尚自將兵助譚與太祖相拒於黎陽自二月至九月大戰城下譚尚敗退入城守太祖將圍之乃夜遁追至鄴收其麥拔陰安引軍還許太祖南征荊州軍至西平譚尚遂舉兵相攻譚敗奔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詣太祖請救太祖乃還救譚十月至黎陽

魏氏春秋載劉表遺譚書曰天篤降害禍難殷流尊公殂殞四海悼心賢胤承統遐邇屬望咸欲展布旅

力以投盟主雖亡之日猶存之願也何寤青蠅飛於干旌無極游於二壘使股肱分為二體背膂絕為異身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父子相殘蓋有之矣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伯功或欲以顯宗主或欲以固冢嗣未有棄親即異扤其本根而能崇業濟功垂祚後世者也若齊襄復九世之讎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文公之忿曹宣子之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之違難不適讎國豈可忘先君之怨棄至親之好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冀州不弟之慠既已然矣仁君當降志辱身以匡國為務雖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兄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傲也然莊公有大隧之樂象受有鼻之封願棄捐前忿遠思舊義復為母子昆弟如初又遺尚書曰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閼伯實沈之蹤忘常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尸流血聞之哽咽雖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武有商奄之師皆所以翦除穢害而定王業非彊弱之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為尤誅兄不傷義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唯義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為民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卒先公

之根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克己復禮當振旆長驅共獎王室若迷而不反違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况我同盟復能戮力為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踊鶴望冀聞和同之聲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如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譚尚盡不從　漢晉春秋載審配獻書於譚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苟有圖危宗廟敗亂國家王綱典律親踈一也是以周公垂泣而蔽管蔡之獄季友歔欷而行鍼叔之鴆何則義重人輕事不得已也昔衛靈公廢蒯聵而立輒蒯聵為不道入戚以篡衛師伐之春秋傳曰以石曼姑之義為可以拒之是以蒯聵終獲叛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父子猶然豈况兄弟乎昔先公廢絀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為適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先公謂將軍為兄子將軍謂先公為叔父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且先公即世之日我將軍斬衰居廬而將軍齋于堊室出入之分於斯益明是時凶臣逢紀妄畫蛇足曲辭諂媚交亂懿親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時將軍亦奉命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後癰疽破潰骨肉無絲髮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彊胡簡命名將料整器械選擇戰士殫府庫之財竭食士之實其所以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臣相

率共儔旌麾戰爲鴈行賦爲幣帛主雖傾倉覆庫翦剝民物上
下欣戴莫敢告勞何則推戀戀忠赤之情盡家家肝腦之計
脣齒輔車不相爲賜謂爲將軍心合意同混齊一體必當并
威偶勢禦寇寧家何圖凶險讒慝之人造飾無端誘導姦利
至令將軍翻然改圖忘孝友之仁聽豺狼之謀誣先公廢立
之言違近者在喪之位悖紀綱之理不顧逆順之節橫易冀
州之主欲當先公之繼遂放兵鈔撥屠城殺吏交尸盈原裸
民滿野或有髡鬄髮膚割截支體冤魂痛於幽冥創痍號於
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賜秦胡財物婦女豫有分界或聞告
令吏士云孤雖有老母輒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
驚愕失氣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懣於堂室我州君臣
士友假寐悲歎無所措其手足念欲靜師拱默以聽執事之
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貽太夫人不測之患隕先公高世
之業且三軍憤慨人懷私怒我將軍辭不獲已以及館陶之
役是時外爲禦難內實乞罪既不見赦而屠辱各二三其心
臨陣叛戾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引軍奔避不敢告辭
亦謂將軍當少垂親親之仁貺以緩追之惠而乃尋蹤躡軌
無所逃命困獸必鬬以干嚴行而將軍師旅土崩瓦解此非
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又望將軍改往修來克己復禮追還孔
懷如初之愛而縱情肆怒趣破家門企踵鶴立連結外讎散

鋒放火播增毒螫烽煙相望涉血千里遺城厄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引軍東轅保正疆場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望旌麾能不永歎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干國亂家禮有常刑故奮敝州之賦以除將軍之疾若乃天啓于心早行其誅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袒躬布體以待斧鉞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國斃圖頭不縣軍不旋踵願將軍詳度事宜錫以環玦　典略曰譚得書悵然登城而泣既劫於郭圖亦以兵鋒累交遂戰不解　尚聞太祖北釋平原還鄴其將呂曠呂翔叛尚歸太祖譚復陰刻將軍印假曠翔太祖知譚詐與結婚以安之乃引軍還尚使審配蘇由守鄴復攻譚平原太祖進軍將攻鄴到洹水去鄴五十里由欲為內應謀泄與配戰城中敗出奔太祖太祖遂進攻之為地道配亦於內作塹以

當之配將馮禮開突門內太祖兵三百餘人配
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突中柵門柵門閉入者
皆沒太祖遂圍之爲塹周四十里初令淺示若
可越配望而笑之不出爭利太祖一夜掘之廣
深二丈決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
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兵萬餘人還救之依西
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舉火以
示城中城中亦舉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尚
對決圍太祖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依曲漳爲
營太祖遂圍之未合尚懼遣陰夔陳琳乞降不

袁紹

聽尚還走濫口進復圍之急其將馬延等臨陣降衆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其家城中崩沮配兄子榮守東門夜開門內太祖兵與配戰城中生禽配配聲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先賢行狀曰配字正南魏郡人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袁紹領冀洲委以腹心之任以爲治中別駕并揔幕府初譚之去皆呼辛毗郭圖家得出而辛評家獨被收及配兄子開城門內兵時配在城東南角樓上望見太祖兵入忿辛郭壞敗冀州乃遣人馳詣鄴獄指殺仲治家是時辛毗在軍聞門開馳走詣獄欲解其兄家兄家已死是日生縛配將詣帳下辛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有頃公引見謂配知誰開城門配曰不知也曰自卿子榮耳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公復謂曰曩日孤之行圍何弩之多

也配曰恨其少耳公曰卿忠於袁氏父子亦自不得不爾也有意欲活之配既無撓辭而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初冀州人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善笑謂配曰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為降虜審配為忠臣雖死豈若汝生邪臨行刑叱持兵者令北向曰我君在北 樂資山陽公載記及袁暐獻帝春秋並云太祖兵入城審配戰於門中既敗逃于井中於井獲之 臣松之以為配一代之烈士袁氏之死臣豈當數窮之日方逃身於井此之難信誠為易了不知資暐之徒竟為何人未能識別然否而輕弄翰墨妄生異端以行其書如此之類正足以誣罔視聽疑誤後生矣寔史籍之罪人達學之所不取者也 高幹以并州降復以幹為刺史太祖之圍鄴也譚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尚於中山尚走故安從熙譚悉收其衆太祖將討之譚乃拔平原并南皮自屯龍湊十二月太祖軍其門譚不出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十年正月

攻拔之斬譚及圖等熙尚為其將焦觸張南所
攻奔遼西烏丸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
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
命者斬衆莫敢語各以次歃至別駕韓珩曰吾
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
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於曹氏所弗能為也一
坐為珩失色觸曰夫興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
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勵事君高幹叛執上
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遣樂進李典擊之未拔
十一年太祖征幹幹乃留其將夏昭鄧升守城

自詣匈奴單于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捕斬之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妻哭於室以為琰富貴將更娶妾媵而奪己愛故也十二年太祖至遼西擊烏丸尚熙與烏丸逆軍戰敗走奔遼東公孫康誘斬之送其首典略曰尚為人有勇力欲奪取康眾與熙謀曰今到康必相見欲與兄手擊之有遼東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計曰今不取熙尚無以為說於國家乃先置其精勇於廄中然後請熙尚熙尚入康伏兵出皆縛之坐於凍地尚寒求席熙曰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為遂斬首譚字顯思熙字顯奕尚字顯甫吳書曰尚有弟名買與尚俱走遼東曹瞞傳云買尚兄子未詳太祖高韓珩節屢辟不至卒於家先賢行狀曰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孝悌焉

袁術傳

袁術字公路司空逢子紹之從弟也以俠氣聞舉孝廉除郎中歷職內外後為折衝校尉虎賁中郎將董卓之將廢帝以術為後將軍術亦畏卓之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術得據其郡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斂無度百姓苦之既與紹有隙又與劉表不平而北連公孫瓚紹與瓚不和而南連劉表其兄弟攜貳舍近交遠如此吳書曰時議者以靈帝失道使天下叛亂少帝幼弱為賊臣所立又不識母氏所出幽州牧劉虞宿有德望紹等欲立之以安當時使人報術術觀漢室衰陵陰懷異志故外託公義以拒紹紹復與術書曰前與韓文節共建永世之道欲海內見再興之主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脈之屬

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覺死於西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胥可復北面乎違天不祥願詳思之術荅曰聖主聰叡有周成之質賊卓因危亂之際威服百寮此乃漢家小厄之會亂尚未厭復欲興之乃云今主無血脉之屬豈不誣乎先人以來奕世相承忠義爲先太傅公仁慈惻隱雖知賊卓必爲禍害以信徇義不忍去也門户滅絕死亡流漫幸蒙遠近來相赴助不因此時上討國賊下刷家恥而圖於此非所聞也又曰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爲豈國家哉君命天也天不可讎況非君命乎僂僂赤心志在滅卓不識其他

引軍入陳留太祖與紹合擊大破術軍術以餘衆奔九江殺楊州刺史陳温領其州

臣松之案英雄記陳温字元悌汝南人先爲揚州刺史自病死袁紹遣袁遺領州敗散奔沛國爲兵所殺袁術更用陳瑀爲楊州瑀字公瑋下邳人瑀既領州而術敗於封丘南向壽春瑀拒術不納術退保陰陵更合軍攻瑀瑀懼走歸下邳如此則温不爲術所殺與本傳不同

以張勳橋蕤等爲大將軍李傕入長安欲結術

爲援以術爲左將軍封陽翟侯假節遣太傅馬
日磾因循行拜授術奪日磾節拘留不遣三輔決錄注曰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術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備軍中千餘人使促辟之日磾謂術曰卿家先世諸公辟士云何而言促之謂公府掾可劫得乎從術求去而術留之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恚而死時沛相下邳陳珪故太
尉球弟子也術與珪俱公族子孫少共交游書
與珪曰昔秦失其政天下羣雄爭而取之兼智
勇者卒受其歸今世事紛擾復有瓦解之勢矣
誠英乂有爲之時也與足下舊交豈肯左右之
乎若集大事子實爲吾心膂珪中子應時在下

邳術並脅質應圖必致珪珪答書曰昔秦末世肆暴恣情虐流天下毒被生民下不堪命故遂土崩今雖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亂也曹將軍神武應期興復典刑將撥平凶慝清定海內信有徵矣以爲足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備舊知故陳至情雖逆於耳肉骨之惠也欲吾營私阿附有犯死不能也興平二年冬天子敗於曹陽術會羣下謂曰今劉氏微弱海內鼎沸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

於諸君意如何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明公雖弈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術嘿然不悅用河内張炯之符命遂僭號典略曰術以袁姓出陳陳舜之後以土承火得應運之次又見讖文云代漢者當塗高也自以名字當之乃建號稱仲氏以九江太守為淮南尹置公卿祠南北郊荒侈滋甚後宫數百皆服綺穀餘粱肉九州春秋曰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楊州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害其寵語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以爲然後見術輒垂涕術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人因共絞殺懸之廁梁術誠以爲不得志而死乃厚加殯斂而士卒凍餒江淮間空盡

人民相食術前爲呂布所破後爲太祖所敗奔其部曲雷薄陳蘭於灊山復爲所拒憂懼不知所出將歸帝號於紹欲至青州從袁譚發病道死魏書曰術歸帝號於紹曰漢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與周之末年七國分勢無異卒彊者兼之耳加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民戶百萬以彊則無與比大論德則無與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續絕命救已滅乎紹陰然之　吳書曰術既爲雷薄等所拒留住三日士衆絕糧乃還至江亭去壽春八十里問廚下尚有麥屑三十斛時盛暑欲得蜜漿又無蜜坐櫺牀上歎息良久乃大咤曰袁術至於此乎因頓伏牀下嘔血斗餘死遂妻子依術故吏廬江太守劉勳孫策破勳復見收視術女入孫權宮子燿拜郎中燿女又配於權子奮

劉表傳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少知名號八俊

張璠漢紀曰表與同郡人張隱薛郁王訪宣靖公褚恭劉祗田林為八交或謂之八顧　漢末名士錄云表與汝南陳翔字仲麟范滂字孟博魯國孔昱字世元勃海苑康字仲真山陽檀敷字文友張儉字元節南陽岑晊字公孝為八友　謝承漢書曰表受學於同郡王暢暢為南陽太守行過乎儉表時年十七進諫曰奢不僭上儉不逼下蓋中庸之道是故蘧伯玉恥獨為君子府君若不師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遺於世暢答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且以矯俗也

長八尺餘姿貌甚偉以大將軍掾為北軍中候靈帝崩代王叡為荊州刺史是時山東兵起表亦合兵軍襄陽

司馬彪戰略曰劉表之初為荊州也江南宗賊盛袁術屯魯陽盡有南陽之衆吳人蘇代領長沙太守貝羽為華容長各阻兵作亂表初到單馬入宜城而延中廬人蒯良蒯越襄陽人蔡瑁與謀表曰

宗賊甚盛而衆不附袁術因之禍今至矣吾欲徵兵恐不集其策安出良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從而問興兵與策乎表顧問越越曰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術勇而無斷蘇代貝羽皆武人不足慮宗賊帥多貪暴爲下所患越有所素養者使示之以利必以衆來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盛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術等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論也異度之計臼犯之謀也遂使越遣人誘宗賊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襲取其衆或即授部曲唯江夏賊張虎陳生擁衆據襄陽表乃使越與龐季單騎往說降之江南遂悉平

袁術之在南陽也與孫堅合從欲襲奪表州使堅攻表堅爲流矢所中死軍敗術遂不能勝表李傕郭汜入長安欲連表爲援乃以表爲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假節天子都許表雖遣使

貢獻然北與袁紹相結治中鄧義諫表表不聽漢晉春秋曰表答義曰內不失貢職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達義也治中獨何怪乎義辭疾而退終表之世張濟引兵入荊州界攻穰城爲流矢所中死荊州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遂服從長沙太守張羨叛表英雄記曰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長甚得江湘間心然性屈彊不順表薄其爲人不甚禮也羨由是懷恨遂叛表焉表圍之連年不下羨病死長沙復立其子懌表遂攻并懌南收零桂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英雄記曰州界羣寇既盡表乃開立學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闓宋忠等撰定五經章句謂

之後定

太祖與袁紹方相持於官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而不至亦不佐太祖欲保江漢閒觀天下變從事中郎韓嵩別駕劉先說表曰豪傑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有爲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固將擇所從將軍擁十萬之衆安坐而觀望夫見賢而不能助請和而不得此兩怨必集於將軍將軍不得中立矣夫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賢俊皆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稱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故爲將軍計者不若舉州以附曹公曹公必重德

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表大將蒯越亦勸表表狐疑乃遣嵩詣太祖以觀虛實嵩還深陳太祖威德說表遣子入質表疑嵩反爲太祖說大怒欲殺嵩考殺隨嵩行者知嵩無他意乃止傅子曰初表謂嵩曰今天下大亂未知所定曹公擁天子都許君爲我觀其釁嵩對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事君爲君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唯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至明必濟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必享百世之利楚國實受其祐使嵩可也設計未定嵩使京師天子假嵩一官則天子之臣而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爲將軍死也唯將軍重思無負嵩表遂使之果如所言天子拜嵩侍中遷零陵太守還稱朝廷曹公之德也表以爲懷貳大會寮屬數百人陳兵見嵩盛怒持節將斬之數曰韓嵩敢懷貳邪衆皆恐欲令嵩謝嵩不動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怒不已其妻蔡氏諫之

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弗誅而囚之表雖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皆此類也劉備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漢晉春秋曰太祖之始征柳城劉備說表使襲許表不從及太祖還謂備曰不用君言故失此大會也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建安十三年太祖征表未至表病死初表及妻愛少子琮欲以為後而蔡瑁張允為之支黨乃出長子琦為江夏太守衆遂奉琮為嗣琦與琮遂為讎隙典論曰表疾病琦還省疾琦性慈孝瑁允恐琦見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乃謂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為國東藩其任至重今釋衆而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心以增其疾非孝敬也遂遏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越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太祖琮曰今與諸君據全

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爲不可乎巽對曰逆順有大體彊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禦國家其勢弗當也以劉備而敵曹公又弗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吾不若也巽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乎則雖保楚地不足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乎則備不爲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太祖軍到襄陽琮舉州降備走奔夏口傅子曰巽字公悌瓌偉博達有知人鑒辟公府拜尚書郎後客荊州以說劉琮之功賜爵關內侯文帝時爲侍中太和中卒巽在荊州目龐統爲半英雄證裴潜終以清行顯

統遂附劉備，見待次於諸葛亮，替位至尚書令，並有名德。及在魏朝，魏諷以才智聞，巽謂之必反，卒如其言。巽弟子假，別有傳。漢晉春秋曰：王威說劉琮曰：曹操得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即威震四海，坐而虎步，中夏雖廣，可傳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保守今日而已。此難遇之機，不可失也。琮不納。搜神記曰：建安初，荊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孑遺。」言自中興以來，荊州獨全，及劉表為牧，民又豐樂，至建安八年九年當始衰。始衰者，謂劉表妻死，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孑遺者，表當又死，因以喪破也。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荊州將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為妖言，繫獄月餘，忽於獄中哭曰：「劉荊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百里，即遣馬吏驗視，而劉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為貴人。」後無幾，太祖平荊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賢為荊州刺史。

太祖以琮為青州刺史、封列侯。魏武故事載令曰：楚有江漢山川之險，後服先彊，與秦爭衡，荊州則其故地。劉鎮南久用其民矣。身沒之後，諸子鼎峙，雖終難全，猶可引日。青州刺史琮心高志潔，智深慮廣，輕榮重義，薄利厚德，蔑萬里之業，忽三軍之衆，篤中正之體，敦令名之譽，上耀先君之遺塵，下圖不

朽之餘祚鮑永之棄并州竇融之離五郡未足以喻也雖封列侯一州之位猶恨此寵未副其人而比有表求還州監史雖尊秩祿未優今聽所執表琛爲諫議大夫參同軍事

蒯越等侯者十五人越爲光祿勳傅子曰越蒯通之後也深中足智魁傑有雄姿大將軍何進聞其名辟爲東曹掾越勸進誅諸閹官進猶豫不决越知進必敗求出爲汝陽令佐劉表平定境内表得以彊大詔書拜章陵太守封樊亭侯荆州平太祖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荆州喜得蒯異度耳建安十九年卒臨終與太祖書託以門戶太祖報書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

嵩大鴻臚先賢行狀曰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知世將亂不應三公之命與同好數人隱居於酈西山中黄巾起嵩避難南方劉表逼以爲別駕轉從事中郎表郊祀天地嵩正諫不從漸見違忤奉使到許事在前往荆州平嵩疾病就在所拜授大鴻臚印綬

義侍中義章陵人

先尚書令其餘多至大官零陵先賢傳曰先字始宗博學彊記尤好黄老言明習漢家典故爲劉表別駕奉章詣許見太祖時賓客並會太祖問先劉牧如何郊天也先對曰劉牧託漢室肺腑

牧伯之位而遭王道未平羣凶塞路抱玉帛而無所聘頫脩章表而不獲達御是以郊天祀地昭告赤誠太祖曰羣凶爲誰先曰舉目皆是太祖曰今孤有熊羆之士步騎十萬奉辭伐罪誰敢不服先曰漢道陵遲羣生憔悴既無忠義之士翼戴天子綏寧海內使萬邦歸德而阻兵安忍曰莫己若即蚩尤智伯復見於今也太祖嘿然拜先武陵太守荆州平先始爲漢尚書後爲魏國尚書令先甥同郡周不疑字元直零陵人先賢傳稱不疑幼有異才聰明敏達太祖欲以女妻之不疑不敢當太祖愛子倉舒夙有才智謂可與不疑爲儔及倉舒卒太祖心忌不疑欲除之文帝諫以爲不可太祖曰此人非汝所能駕御也乃遣刺客殺之摯虞文章志曰不疑死時年十七著文論四首　世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至晉太康中表冢見發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聞數里

評曰董卓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已來殆未之有也英雄記曰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卓而銅人毀世有卓而大亂作大亂作而卓身滅抑有以也袁術奢淫放肆榮不終已自取之也臣松之以爲桀

紂無道秦莽縱虐皆多歷年所然後衆惡乃著董卓自竊權柄至于隕斃計其日月未盈三周而禍崇山岳毒流四海其殘賊之性實豺狼不若書契未有斯言為當但評既曰賊忍又云不仁賊忍不仁於辭為重袁術無豪芒之功纖介之善而猖狂于時妄自尊立固義夫之所扼腕人鬼之所同疾雖復恭儉節用而猶必覆亡不暇而評但云奢淫不終未足見其大惡

袁紹劉表咸有威容器觀知名當世表跨蹈漢南紹鷹揚河朔然皆外寬內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舍禮崇愛至于後嗣顛蹙社稷傾覆非不幸也昔項羽背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田豐乃甚於羽遠矣

董二袁劉傳第六

魏書　國志六

呂布張邈臧洪傳第七　魏書　國志七

呂布傳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為騎都尉屯河內以布為主簿大見親待靈帝崩原將兵詣洛陽英雄記曰原字建陽本出自寒家為人麤略有武勇善騎射為南縣吏受使不辭難有警急追寇虜輒在其前裁知書少有吏用與何進謀誅諸黃門拜執金吾進敗董卓入京都將為亂欲殺原并其兵衆卓以布見信於原誘布令殺原布斬原首詣卓卓以布為騎都尉甚愛信之誓為父子布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為飛將稍遷至

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以遇人無禮恐人謀己行止常以布自衛然卓性剛而褊忿不思難嘗小失意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詩曰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注拳力也爲卓顧謝卓意亦解由是陰怨卓卓常使布守中閤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覺心不自安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厚接納之後布詣允陳卓幾見殺狀時允與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是以告布使爲內應布曰柰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布遂許之手刃刺卓語在卓傳允以布爲奮威

將軍假節儀比三司進封溫侯共秉朝政布自殺卓後畏惡涼州人涼州人皆怨由是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城英雄記曰郭汜在城北布開城門將兵就汜言且卻兵但身決勝負汜布乃獨共對戰布以矛刺中汜汜後騎遂前救汜汜布遂各兩罷布不能拒李傕等遂入長安卓死後六旬布亦敗臣松之案英雄記曰諸書布以四月二十三日殺卓六月一日敗走時又無閏不及六旬將數百騎出武關欲詣袁術布自以殺卓為術報讎欲以德之術惡其反覆拒而不受北詣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布有良馬曰赤兔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常與其親近成廉魏越等陷鋒突陳遂破

燕軍而求益兵衆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紹恐還爲己害遣壯士夜掩殺布不獲事露布走河内英雄記曰布自以有功於袁氏輕傲紹下諸將以爲擅相署置不足貴也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隷校尉外言當遣内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布使止於帳側僞使人於帳中鼓箏紹兵卧布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牀被謂爲已死明旦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閉城門布遂引去與張楊合紹令衆追之皆畏布莫敢逼近者英雄記曰楊及部曲諸將皆受傕汜購募共圖布布聞之謂楊曰布卿州里也卿殺布於卿弱不如賣布可極得汜傕爵寵楊於是外許汜傕内實保護布汜傕患之更下大封詔書以布爲潁川太守

張邈傳

張邈字孟卓東平壽張人也少以俠聞振窮救

急傾家無愛士多歸之太祖袁紹皆與邈友辟
公府以高第拜騎都尉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
太守與邈首舉義兵汴水之戰邈遣衛兹將兵
隨太祖袁紹既爲盟主有驕矜色邈正議責紹
紹使太祖殺邈太祖不聽責紹曰孟卓親友也
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邈知
之益德太祖太祖之征陶謙勑家曰我若不還
往依孟卓後還見邈垂泣相對其親如此呂布
之捨袁紹從張揚也過邈臨別把手共誓紹聞
之大恨邈畏太祖終爲紹擊己也心不自安興

平元年太祖復征謙邈弟超與太祖將陳宮從事中郎許汜王楷共謀叛太祖宮說邈曰今雄傑並起天下分崩君以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劒顧眄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制於人不以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共牧兖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之變通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太祖初使宮將兵留屯東郡遂以其衆東迎布爲兖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唯鄄城東阿范爲太祖守太祖引軍還與布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相持百餘日

是時歲旱蟲蝗少穀百姓相食布東屯山陽二年間太祖乃盡復收諸城擊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劉備英雄記曰布見備甚敬之謂備曰我與卿同邊地人也布見關東起兵欲誅董卓布殺卓東出關東諸將無安布者皆欲殺布耳請備於帳中坐婦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爲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說邈從布留超將家屬屯雍丘太祖攻圍數月屠之斬超及其家邈詣袁術請救未至自爲其兵所殺獻帝春秋曰袁術議稱尊號邈謂術曰漢據火德絕而復揚德澤豐流誕生明公公居軸處中入則享于上席出則爲衆目之所屬華霍不能增其高淵泉不能同其量可謂巍巍蕩蕩無與爲貳何爲捨此而欲稱制恐福不盈皆禍將溢世莊周之稱郊祭犧牛養飼經年衣以文繡宰執鸞刀以入廟門當此之時求爲孤犢不可得也案本傳邈詣術未至而死而此云諫稱尊號未詳孰是備東擊術布襲取下邳備還歸

布布遣備屯小沛布自稱徐州刺史英雄記曰布初入徐州書與袁術術報書曰昔董卓作亂破壞王室禍害術門戶術舉兵關東未能屠裂卓將軍誅卓送其頭首爲術掃滅讐耻使術明目於當世死生不愧其功一也昔將金元休向兖州甫詣封部爲曹操逆所拒破流離迸走幾至滅亡將軍破兖州術復明目於遐邇其功二也術生年已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術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生死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迎逢道路非直此止當駱驛復致若兵器戰具佗所乏少大小唯命布得書大喜遂造下邳典略曰元休名尚京兆人也尚與同郡韋休甫第五文休俱著名號爲三休尚獻帝初爲兖州刺史東之郡而太祖已臨兖州尚南依袁術術僭號欲以尚爲太尉不敢顯言私使人諷之尚無屈意術亦不敢彊也建安初尚逃還爲術所害其後尚喪與太傅馬日磾喪俱至京師天子嘉尚忠烈爲之咨嗟詔百官弔祭拜子瑋郎中而日磾不與焉英雄記曰布水陸東下軍到下邳西四十里備中郎將丹楊許耽夜遣同馬章誑來詣布言張益德與下邳相曹豹共爭益德殺豹城中大亂不相信丹楊兵有千人屯西白城門內聞將軍來東大

張邈

小踊躍如復更生將軍兵向城西門丹楊軍便開門內將軍兵布遂夜進晨到城下天明丹楊兵悉開門內布兵布於門上坐步騎放火大破益德兵獲備妻子軍資及部曲將吏士家口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時布將河內郝萌反將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詣廳事閤外同聲大呼攻閤閤堅不得入布不知反者為誰直牽婦科頭袒衣相將從溷上排壁出詣都督高順營直排順門入順問將軍有所隱不布言河內兒聲順言此郝萌也順即嚴兵入府弓弩並射萌衆萌衆亂走天明還故營萌將曹性反萌與對戰萌刺傷性性斫萌一臂順斫萌首牀輿性送詣布布問性言萌受袁術謀謀者悉誰性言陳宮同謀時宮在坐上面赤旁人悉覺之布以宮大將不問也性言萌常以此問性言呂將軍大將有神不可擊也不意萌狂惑不止布謂性曰卿健兒也善養視之創愈使安撫萌故營領其衆

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備備求救於布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太山諸將吾為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

便嚴步兵千騎二百馳往赴備靈等聞布至皆斂兵不敢復攻布於沛西南一里安屯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共飲食布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鬬但喜解鬬耳布令門候於營門中舉一隻戟布言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一發中者諸軍當解去不中可留决鬬布舉弓射戟正中小支諸將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欲結布為援乃為子索布女布許之術遣使韓胤以僭號議告布并求迎婦沛相陳珪恐術布

成婚則徐楊合從將爲國難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讚國政威靈命世將征四海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圖太山之安今與術結婚受天下不義之名必有累卵之危布亦怨術初不已受也女已在塗追還絕婚械送韓胤梟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詣太祖布不肯遣會使者至拜布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往并令奉章謝恩英雄記曰初天子在河東有手筆版書召布來迎布軍無畜積不能自致遣使上書朝廷以布爲平東將軍封平陶侯使人於山陽界亡失文字太祖又手書厚加慰勞布說起迎天子當平定天下意并詔書購捕公孫瓚袁術韓暹楊奉等布大喜復遣使上書於天子曰臣本當迎大駕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許臣前與操交兵今操保傅陛下臣爲外將欲以兵自隨恐有嫌

疑是以待罪徐州進退未敢自寧答太祖曰布獲罪之人分為誅首手命慰勞厚見褒獎重見購捕袁術等詔書布當以命為效太祖更遣奉車都尉王則為使者齎詔書又封平東將軍印綬來拜布太祖又手書與布曰山陽屯送將軍所失大封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為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紫綬以籍心將軍所使不良袁術稱天子將軍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忠誠布乃遣登奉章謝恩并以一好綬答太祖 登見太祖因陳布勇而無計輕於去就宜早圖之太祖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能究其情也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太祖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登陰合部衆以為内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

無一獲而卿父子並顯重為卿所賣耳卿為吾
言其說云何登不為動容徐喻之曰登見曹公
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
公曰不如卿言也譬如養鷹饑則為用飽則揚
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術怒與韓暹楊奉等連
勢遣大將張勳攻布布謂珪曰今致術軍卿之
由也為之柰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軍耳策
謀不素定不能相維持子登策之比之連雞勢
不俱棲可解離也布用珪策遣人說暹奉使與
已并力共擊術軍軍資所有悉許暹奉於是暹

奉從之勳大破敗九州春秋載布與暹奉書曰二將軍拔大駕來東有元功於國當書勳竹帛萬世不朽今袁術造逆當共誅討奈何與賊臣還共伐布布有殺董卓之功與二將軍俱爲功臣可因今共擊破術建功於天下此時不可失也暹奉得書即迴計從布布進軍去勳等營百步暹奉兵同時並發斬十將首殺傷墮水死者不可勝數　英雄記曰布後又與暹奉二軍向壽春水陸並進所過虜略到鍾離大獲而還既渡淮北留書與術曰足下恃軍彊盛常言猛將武士欲相吞滅每抑止之耳布雖無勇虎步淮南一時之間足下鼠竄壽春無出頭者猛將武士爲悉何在足下喜爲大言以誣天下天下之人安可盡誣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遠可復相聞布渡畢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於水北大咍笑之而還時有東海蕭建爲琅邪相治莒保城自守不與布通布與建書曰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爾布殺卓來詣關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莫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莒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共通君如自遂以爲郡郡作帝縣縣自王也昔樂毅攻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二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

張邈

布書與智者詳共議之建得書即遣主簿齎牋上禮貢良馬五匹建尋為臧霸所襲破得建資實布聞之自將步騎向莒高順諫曰將軍躬殺董卓威震夷狄端坐顧盼遠近自然畏伏不宜輕自出軍如或不捷損名非小布不從霸畏布引還抄暴果登城拒守布不能拔引還下邳霸後復與布和

建安三年布復叛為術遣高順攻劉備於沛破之太祖遣夏侯惇救備為順所敗太祖自征布至其城下遺布書為陳禍福布欲降陳宮等自以負罪深沮其計

獻帝春秋曰太祖軍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擊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攻蹙著泗水中及太祖軍攻之急布於白門樓上謂軍士曰卿曹無相困我自首當明公陳宮曰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之若卵投石豈可得全也

布遣人求救於術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還保城不敢出

英雄記曰布遣許汜王楷告急於術術曰布不與我女理自當敗何為復來相聞邪汜楷曰明上今

不救布爲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時僣號故呼爲明上術乃嚴兵爲布作聲援布恐術爲女不至故不遣兵救也以緜纏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術與太祖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布欲令陳宮高順守城自將騎斷太祖糧道布妻謂曰將軍自出斷曹公糧道是也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如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願將軍諦計之無爲宮等所誤也妾昔在長安已爲將軍所棄賴得龐舒私藏妾身耳今不須顧妾也布得妻言愁悶不能自決 魏氏春秋曰陳宮謂布曰曹公遠來勢不能久若將軍以步騎出屯爲勢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來攻城將軍爲救於外不過旬日軍食必盡擊之可破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來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公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爲將軍妻哉布乃止

術亦不能救布雖驍猛然無謀而多猜忌不能制御其黨但信諸將諸將各異意自疑故每戰多敗太祖塹圍之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宋憲魏

張遼

續縛陳宮將其衆降九州春秋曰初布騎將侯成遣客牧馬十五匹客悉驅馬去向沛城欲歸劉備成自將騎逐之悉得馬還諸將合禮賀成成釀五六斛酒獵得十餘頭豬未飲食先持半豬五斗酒自入詣布前跪言間蒙將軍恩逐得所失馬諸將來相賀自釀少酒獵得豬未敢飲食先奉上微意布大怒曰布禁酒卿釀酒諸將共飲食作兄弟共謀殺布邪成大懼而去棄所釀酒還諸將禮由是自疑會太祖圍下邳成遂領衆降布與其麾下登白門樓兵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布曰縛太急小緩之太祖曰縛虎不得不急也布請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天下不足憂明公將步令布將騎則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有疑色劉備進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及董太師乎太祖頷之布因指備曰是兒最叵信

者英雄記曰布謂太祖曰布待諸將厚也諸將臨急皆叛布耳太祖曰卿背妻愛諸將婦何以爲厚布默然獻帝春秋曰布問太祖明公何瘦太祖曰君何以識孤布曰昔在洛會溫氏園太祖曰然孤忘之矣所以瘦恨不早相得故也布曰齊桓舍射鉤使管仲相今使布竭股肱之力爲公前驅可乎布縛急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坐客我爲執虜不能一言以相寬乎太祖笑曰何不相語而訴明使君乎意欲活之命使寬縛主簿王必趨進曰布勍虜也其衆近在外不可寬也太祖曰本欲相緩主簿復不聽如之何於是縊殺布布與宮順等皆梟首送許然後葬之英雄記曰順爲人淸白有威嚴不飲酒不受饋遺所將七百餘兵號爲千人鎧甲鬬具皆精練齊整每所攻擊無不破者名爲陷陣營順每諫布言凡破家亡國非無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見用耳將軍舉動不肯詳思輒喜言誤誤不可數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從郝萌反後更疏順以魏續有外內之親悉奪順所將兵以與續及當攻戰故令順將續所領兵順亦終無恨意太祖之禽宮也問宮欲活老母及女不宮對曰宮聞孝治天下者不絕人

張邈

之親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太祖召養其母終其身嫁其女魚氏典略曰陳宮字公臺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及天下亂始隨太祖後自疑乃從呂布為布畫策布每不從其計下邳敗軍士執布及宮太祖皆見之與語平生故布有求活之言太祖謂宮曰公臺卿平常自為智計有餘今竟何如宮顧指布曰但坐此人不從宮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為禽也太祖笑曰今日之事當云何宮曰為臣不忠為子不孝死自分也太祖曰卿如是柰卿老母何宮曰宮聞將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之存否在明公也太祖曰若卿妻子何宮曰宮聞將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之存否亦在明公也太祖未復言宮曰請出就戮以明軍法遂趨出不可止太祖泣而送之宮不還顧宮死後太祖待其家皆厚於初陳登者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又掎角呂布有功加伏波將軍年三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表

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謂表曰許君論是非表曰欲言非此君爲善士不宜虛言欲言是元龍名重天下備問汜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主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閒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

張邈

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先賢行狀曰登忠亮高爽沈深有大略少有扶世濟民之志博覽載籍雅有文藝舊典文章莫不貫綜年二十五舉孝廉除東陽長養耆育孤視民如傷是時世荒民饑州牧陶謙表登為典農校尉乃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秔稻豐積奉使到許太祖以登為廣陵太守令陰合衆以圖呂布登在廣陵明審賞罰威信宣布海賊薛州之羣萬有餘戶束手歸命未及期年功化以就百姓畏而愛之登曰此可用矣太祖到下邳登率郡兵為軍先驅時登諸弟在下邳城中布乃質執登三弟欲求和同登執意不撓進圍日急布刺姦張弘懼於後累夜將登三弟出就登布既伏誅登以功加拜伏波將軍甚得江淮間歡心於是有吞滅江南之志孫策遣軍攻登於匡琦城賊初到旌甲覆水羣下咸以今賊衆十倍於郡兵恐不能抗可引軍避之與其空城水人居陸不能久勢必尋引去登厲聲曰吾受國命來鎮此土昔馬文淵之在斯位能南平百越北滅羣狄吾既不能遏除凶慝何逃寇之謂邪吾其出命以報國仗義以整亂天道與順克之必矣乃閉門自守示弱不與戰將士銜聲寂若無人登乘城望形勢知其可擊乃申令將士宿整兵器昧爽開南門引軍指賊營步騎鈔其後賊周章方結陣不得還艑登手執軍

鼓縱兵乘之賊遂大破皆棄船迸走登乘勝追奔斬虜以萬數賊忿喪軍尋復大興兵向登登以兵不敵使功曹陳矯求救於太祖登密去城十里治軍營處所令多取柴薪兩束一聚相去十步從横成行令夜俱起火火然其聚城上稱慶若大軍到賊望火驚潰登勒兵追奔斬首萬級遷登為東城太守廣陵吏民佩其恩德共拔郡隨登老弱繦負而追之登曉語令還曰太守在卿郡頻致吳寇幸而克濟諸卿何患無令君乎孫權遂跨有江外太祖每臨大江而歎恨不早用陳元龍計而令封豕養其爪牙文帝追美登功拜登息肅為郎中

臧洪傳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旻歷匈奴中郎將中山太原太守所在有名謝承漢書曰旻有幹事才達於從政為漢良吏初從徐州從事辟司徒府除盧奴令冀州舉尤異遷揚州刺史丹楊太守是時邊方有警羌胡出寇三府舉能遷旻匈奴中郎將討賊有功徵拜議郎還京師見太尉袁逢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旻具荅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

分爲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其國大小道里近遠人數多少風俗燥溼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名種不與中國同者悉口陳其狀手畫地形筴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旻又轉拜長水校尉終太原太守洪體兒魁梧有異於人舉孝廉爲郎時選三署郎以補縣長琅邪趙昱爲莒長東萊劉繇下邑長東海王朗菑丘長洪即丘長靈帝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洪爲功曹董卓殺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未梟此誠天下義烈報恩効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民殷富若動枹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倡先義之大者也超然其言

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亦素有心會于
酸棗邈謂超曰聞弟爲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己
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略智數優超
超甚愛之海內奇士也邈即引見洪與語大異
之致之於劉兖州公山孔豫州公緒皆與洪親
善乃設壇場方共盟誓諸州郡更相讓莫敢當
咸共推洪洪乃升壇操槃歃血而盟曰漢室不
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虐
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剪覆四海兖州刺史岱
豫州刺史伷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

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戮力以致臣節殞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其言者雖卒伍廝養莫不激揚人思致節臣松之案于時此盟止有劉岱等五人而已魏氏春秋橫內劉表等數人皆非事實表保據江漢身未嘗出境何由得與洪同壇而盟乎頃之諸軍莫適先進而食盡衆散超遣洪詣大司馬劉虞謀値公孫瓚之難至河間遇幽冀二州交兵使命不達而袁紹見洪又奇重之與結分合好會青州刺史焦和卒紹使洪領青州以撫其衆九州春秋曰初平中

焦和爲青州刺史是時英雄並起黃巾寇暴和務及同盟俱入京畿不暇爲民保鄣引軍踰河而西未久而袁曹二公與卓將戰於滎陽敗績黃巾遂廣畧城邑和不能禦然軍器尚利戰士尚衆而耳目偵邏不設恐動之言妄至望寇奔走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欲作陷冰丸沉河令賊不得渡禱祈羣神求用兵必利蓍筮常陳於前巫祝不去於側入見其清談干雲出則渾亂命不可知州遂蕭條悉爲丘墟也洪在州二年羣盜奔走紹歎其能徙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太祖圍張超於雍丘超言唯恃臧洪當來救吾衆人以爲袁曹方睦而洪爲紹所表用必不敗好招禍遠來赴此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背本者但恐見禁制不相及逮耳洪聞之果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兵又從紹請兵馬求欲救超而紹終不聽許超

遂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
年不下紹令洪邑人陳琳書與洪喻以禍福責
以恩義洪荅曰隔闊相思發於寤寐幸相去步
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為愴恨
可為心哉前日不遺比辱雅貺述叙禍福公私
切至所以不即奉荅者既學薄才鈍不足塞詰
亦以吾子攜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州僕為
仇敵以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疏有罪
言甘見怪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
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然猶復

去去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將以救
禍也必欲算計長短辯詻是非是非之論言滿
天下陳之更不明不言無所損又言傷告絕之
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棄紙筆一無所答亦
冀遥忖其心知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獲來命
援引古今紛紜六紙雖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
人也本因行役寇竊大州恩深分厚寧樂今日
自還接刃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
之周旋撫弦搦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何者自
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當

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
不恱本州見侵郡將遘牖里之厄陳留克創兵
之謀謀計棲遲喪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
之分揆此二者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
交友之道輕重殊塗親疎異畫故便收淚告絶
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住者側席去者克己不汲
汲於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僕抗季札之志不
爲今日之戰矣何以效之昔張景明親登壇喢
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
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

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臣松之案英雄記云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才等說韓馥使讓冀州然馥之讓位景明亦有其功其餘之事未詳）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濱于死亡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輒僵斃麾下不蒙虧除（臣松之案公孫瓚表列紹罪過云紹與故虎牙將軍劉勳首共造兵勳仍有效而以小忿枉害於勳紹罪七也疑此是子璜也）僕雖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見終覩微知著竊度主人之心豈謂三子宜死罰當刑中哉實且欲一統山東增兵討讎懼戰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廢王命以崇承制慕義者蒙榮待放者被

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鑒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亦嘗聞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以背棄國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是以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爲吾規無乃辭同趨異非吾子所爲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不背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爲親援中扶郡將以安社稷一舉二得以徼忠孝何以爲非而足下欲使吾輕本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於我也年爲吾兄分爲篤友道乖告去

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宜致命於伍員不當號哭於秦庭矣苟區區於攘患不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惟平生之好以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膂力作難北鄙將告倒縣之急股肱奏乙歸之誠耳主

人當鑒我曹輩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
盛怒暴威於吾城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為
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加飛燕之屬悉以受
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
綠林卒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主興化
夫何嫌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
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授命於君親吾子託
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
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末離
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

急攻城中糧穀以盡外無彊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吏士謂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將吏士民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爲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煑筋角後無可復食者主簿啓內廚米三斗請中分稍以爲糜粥洪歎曰獨食此何爲使作薄粥衆分歠之殺其愛妾以食將士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

臧洪

陷紹生執洪紹素親洪盛施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同共勠力爲國除害何爲擁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爲己用乃殺之徐衆三國評曰洪敦天下名義救舊君之危其恩足以感人情義足以勵薄俗然袁亦知己親友致位州郡雖非君臣且實盟主既受其命義不應貳袁曹方睦夾輔皇室呂布反覆無義志在逆亂而

邈超擅立布爲州牧其於王法乃一罪人也曹公討之袁氏弗救未爲非理也洪本不當就袁請兵又不當還爲怨讎爲洪計者苟力所不足可奔他國以求赴救若謀力未展以待事機則宜徐更觀釁效死於超何必誓守窮城而無變通身死殄民功名不立良可哀也洪邑人陳容少爲書生親慕洪隨洪爲東郡丞城未敗洪遣出紹令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柰何殺之紹慚左右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

如何一日殺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評曰呂布有虓虎之勇而無英奇之略輕狡反覆唯利是視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滅也昔漢光武謬於龐萌近魏太祖亦蔽於張邈知人則哲唯帝難之信矣陳登臧洪並有雄氣壯節登降年夙隕功業未遂洪以兵弱敵彊烈志不立惜哉

呂布張邈臧洪傳第七　魏書　國志七